





河南通志卷之第三十九

藝文五

表

魏荀勗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勅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間鄉黨初不

相接臣本州十郡方與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請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司

馬孚請治枋口表

臣孚言臣被明詔與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

屈曲周迴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眾谷走水小口漂逆木門朽敗稻

田泛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方石為門若天亢旱增堰

進水若天雨霖陂澤充溢則閑防斷水空渠衍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

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特要臣孚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晉傅亮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

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遊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於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頽鐘簋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屢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某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剪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藩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北周庾信賀平鄴都表

泰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

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從彞幽并僭偽抱圖載籍

已歸丞相之府御王繫綬竝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愾俄然掃蕩昔周王鮪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竝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竝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釣臺而誓衆似啟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此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于比景之南西北一侯置于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慚德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謹遣主簿曹敏奉表以聞

唐劉禹錫賀收蔡州表

天威遠被元惡就誅一方既平萬國咸慶伏惟陛下

德超遠古道合上玄帥御以來天人協贊削平吳蜀掃蕩塞垣車書大同方國來貢蓂爾元濟敢懷

異心輒聚匪人苟偷時月陛下宸謨獨運膚感潛
 通天助神兵人生勇氣既擒兇逆爰正刑書伏三
 紀之通誅成九衢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夏式瞻行
 弔伐而在禮無違烜威聲而何城不克楚氛改色
 淮水安流漢上疲人盡霑雨露汝南遺老重覩昇
 平凡在臣工孰不欣忭臣久辭朝列恭守遐藩不
 獲稱慶闕庭陳露丹悃
張巡謝金吾將軍表
 瞻俾宸極倍萬群情
 碧峯豫遊西蜀追駮駟于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
 山殺戮黎獻蹂汚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
 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效命
李翰進張巡中丞
 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死亡之日
傳表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
 轎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
 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于存
 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肯其君君恩臣節
 于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
 生于昌時少習儒訓屬逆寇構亂凶虐滔天挺身
 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眾當漁陽之鋒賊時竊
 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

丘潰其心腹及魯炆以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
 舒以天下之眾敗績于潼關兩官出居萬國波蕩
 賊遂僭盜神噐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
 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
 不為之卻賊廼捷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
 扼其咽喉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
 百以少擊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
 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
 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
 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
 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
 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先天文武大聖孝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眾復配
 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
 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
 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
 以塞眾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
 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
 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
 死非虧教也折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

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
爲國之體錄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
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過惡揚
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寇背德
人鬼所讐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
肩而巡朝廷不登坐晏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
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
勢憑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
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
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于
殲滅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
扼其東故陝鄂一戰而敵人北走王師因之而勢
勝聲勢纒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
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
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况諸將同受
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
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
人垂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
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
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

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
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
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畧而不書晉文
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
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于僭禪興復之功
重于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
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爲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
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
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
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爲厲遊
魂爲變有所歸往則不爲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
等骸骼不掩臣謂宜于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
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冤猶思
劫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旣感幽明且無冤厲亦
國家忘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
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
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寢悠或掩而不傳
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
聞得其親親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
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

微不錄倘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丘壑骨猶不朽

宋韓琦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宰職隳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

畫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繇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陲實薦罹於艱阻獨侍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整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未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為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敝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廓日月之明為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粉社建高牙之重既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借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真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

糜捐而楊億知汝州謝表

沉痾初釋寵寄存臻祇命惟寅飭裝靡暇初臨

郡閣獲見吏民揣已若驚戴恩罔措伏念臣本由單弱特稟方愚以童刻之微能際帝圖之亨會驟參綸掖獲草芝函屬以堯德彌文漢辭爾雅雲章有爛諒黼黻以何施天律惟精亦哇咬之罔棄居常磨厲徒益空疎俄踐內庭預司密命值皇闈之有慶扈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巡第頌誠辯麗之絕聞二豎與妖致真煩之坐邁偶嬰沉痾遂劇支離因請急以歸寧遽迷竟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矧以葺爾之軀笑然去職羈孤至甚毀疾居多噴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豁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及跽平果蒙齒叙此蓋陛下仁深慘怛德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肖翹之遂性特加采錄令獲便安伏況臨汝舊邦陪京近輔姬文之化所及首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分寔繁兵賦土多巖險民或惰游置使劭農抑惟令典分條察俗蓋有新書臣亦夙侍凝嚴僭窺律度敢忘瘁盡以奉化成然念臣早以斷斷之薄材獲齒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誥就望威顏讀銘字於

湯盤時瞻景式載史言于董筆獲次舊聞舛命邁
屯榮階絕迹酒泉素願敢望於生歸麗正殘編幾
成於死恨今者星畿接畛竹使長人預方國之頒
書稟天堊之布憲水深土厚足養於稿骸晝訪夕
修冀無於稅政親未光
馮京知河陽謝表
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
聖明坐竊疆藩尚寬罪戾恩私溢望愧灼兼懷伏
念臣才不逮中智非經遠特逢盛際再列近司擢
之於尋常之中振之於顛危之下便蕃異數究極
寵光齟齬備員僅能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徒
堅許國之誠靡講衛生之術曩嬰疾疹殆至膏肓
雖賴上醫迄存餘喘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
力乏於步趨耳目乖於聽覽勉從職事仍歷歲時
覆餗之譏已騰眾口乞麾之請遽側上心矧惟右
輔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皆便次舍非遙食物具宜
堂皇尤峻使傳罕經於館侯訟牒希至於庭除加
以時雨既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問里阜安不煩
施爲有便願養此蓋伏遇陛下天地容覆日月照
臨私臣以不報之恩諒臣有可矜之理終始眷遇
進退保全顧何心顏敢愛軀命惟願稍加藥餌益

近方書朝露未晞儻復還於舊
觀燭火不息誓更竭於精神

曾肇知陳州謝表

初緣細故輒丐從州繼露危誠復求易地圖報未
伸於萬一冒煩已至於再三自非仁恕之朝當在
譴褫之域聖恩甚厚私願弗違視太守之章孱愚
知幸望長安之日感涕難勝伏念臣託勢至孤叨
榮過重謀身寡術易致於人非竊祿無功難逃於
鬼瞰材微命舛福薄災深方祗歷下之行忽蓮漳
濱之疾顧筋骸之素憊困藥石之交攻氣屬如絲
識幾去幹已分身歸於長夜不圖天假以餘生况
如夢寐之初回憐若醒醲之未解神明凋耗形體
支離念官守之尚遙迫王程之有限內省疋羸之
質豈堪撼頓之勞非敢自愛於疲瘞實懼仰慙於
任使幸修門之在望恃延閣之見收叫閣自言伏
鑽俟罪蓋疾痛之加者呼父母而是懇精誠之至
者動金石而非難果上惻於淵衷俾曲從於私便
維茲藩輔密邇京師事簡民淳首被朝廷之化里
安戶佚稀聞枹鼓之音顧臣何人獲此善地可覲
康寧之福皆緣覆載之恩矧常守於是邦有相望
之仲氏流風未遠故事可詢重念臣昨守汝陰亦

隸畿右始引小嫌而求避出於慮患之太周終明
 大體而復還良以至公之在上銘心敢怠粉骨難
 酬此蓋伏遇陛下聰明燭於萬微而隆寬逮下威
 德加於九有而內恕及人篤遺簪墜履之仁推藏
 垢納污之誼太皇太后陛下處與室之中而周知
 萬事據崇高之勢而洞照羣情常懷大德之好生
 不忍匹夫之失所憫臣忝陪侍從之未察臣實嬰
 沈瘵之餘假借寵靈安全孤朽臣敢不體上之慈
 而哀矜于下念已之病而緩養斯韓維知許州謝
 表臣維言輔藩重地豈容授任之輕睿主優恩曲
 遂及私之便顧茲僥倖交積競榮臣幼雖業儒
 愚不涉道徒以朴忠而自信固無文采之足稱遭
 逢盛時蒙被天寵先皇御極擢參鸞鷲之行盛德
 繼明預遘風雲之會荐更器使寢荷上知亦思自
 奮於儒衷庶或有裨於至治而臣才能瑣陋論議
 淺踈訖無圖報之微勞常幸偷安於外補抗章有
 請俞旨輒隨矧是鄉邦素稱名郡一門之內第况
 迭換於麾符數歲之間則舊交歡於閭里省先臣
 之墳壠見前日之吏民榮極知慙感深積懼此蓋

伏遇陛下乾坤覆載雨露生成閱舊物而不遺欲
 下情之得遂故茲率品頻玷寵光臣敢不頌宣詔
 條修舉政事勉旃夙夜庶無壅於上恩有所
 設施亦少行於素志用為報効冀免譴誅 歐陽

修知蔡州謝表

臣某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
 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

優假撫朽質以競慚伏念臣本出孤貧粗親文藝
 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
 寸况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乃昨誤被選掄
 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
 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瀆高明
 敢冀天慈不遠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
 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
 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
 遇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
 從其便私哀爾疋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
 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 范仲淹
 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鄧州
 知鄧州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
 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

訖瑣關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竊念
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
之遇啟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
而無悔頃以氏羗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
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
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勲一旦召還
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
右改叅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
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歛羣
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
俄覩綏懷之事迺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
深每秋必發求去沍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
醫藥存養晚年伏蒙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
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
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
福敢不孜孜於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
憂於千里上酬
聖造少罄臣誠

牋

魏應璩薦和謨牋

璩聞唐堯因群士以通治齊桓

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竊見同郡和
謨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
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謁思望
旌弓之招寔英奇叙用之時賢達致身之秋也使
夜光之璧顯價于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
于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吳質

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

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
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
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
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
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
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
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
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善謀
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

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遊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衰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

王室多故禍難洵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

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今天子飄飄甚于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啟風威電赫機以駑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政外閫輒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是視

宋苟倫與河伯牋

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曜靈泉翺翔神渚發洪流於崑崙揚高

波於砥柱包四瀆以稱王總百川而為主

疏

漢范升為祭遵請謚疏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

爵割地與下分功著祿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酬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光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鹵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者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

登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節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杜詩

辭南陽太守疏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

天下幸甚唯北塞未譬聖德威侮二陞凌震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

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讐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甘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上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上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付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起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不授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威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而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樊準薦

龐參疏

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塞馬

不敢南向夫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而奇

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輸作經時今羗人爲患大將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蔡邕薦邊讓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宜助國威

疏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懸鸞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就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辨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孤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叅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遇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夫隨輩而進非所以彰瓌備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牛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謂邑恠此寶焉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鬱割之間願將軍回謀垂慮少加裁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

古今一也 **陳蕃救李膺疏**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仁國之主諦聞直辭故湯武雖

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心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捐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青者天所棄也天之與漢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

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
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晉孫綽諫移都洛陽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
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

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
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
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
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
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外敵交侵神州絕綱
士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
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
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
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
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枝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
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殘滅百不遺一
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
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
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
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

選城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丞丞之思豈不纏於
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
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
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想孰不致感而百姓
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
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
驅踞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
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
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
出必安之地入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
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喪而
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以哀矜國家所宜深
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
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
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
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
計以為且可更造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
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
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
徙都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

化復欲送死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
疾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
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
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
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
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
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
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
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
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
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
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
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
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唐李德裕論河陽事宜疏

右綠河陽奏事官高從
真到稱十八日陳後逼

山逼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
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
東洛皆山魏博未有陣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
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

軍寡弱處卽併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卽移向他處
計王宰排比已有次第倘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
不止捍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
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
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
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敏詔處

韓思復諫捕河南北蝗疏

臣伏聞近日河南河北
蝗蟲爲害更益繁熾經

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翮飛向西薦食至洛使命
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爲惶懼且天災流行
埋瘞難盡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
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
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書云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
心

韓愈汴州嘉禾嘉瓜疏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
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

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
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
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旣叶和同之慶又標
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

小臣喜遇 皮日休請韓文公從祀疏 嗚呼聖人之

於休明 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春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患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

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宋范純仁論黃河疏 臣昨日伏觀內降指揮黃河

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之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以聖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臣聞先

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敵所兼併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與靈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議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害乞付之郡臣有司仔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富弼論河北流民疏
臣昨在汝州竊聞河

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背朝廷

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為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見緣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駝載至擔仗等相繼絡繹不絕臣每途見逐隊老小一一詢問當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計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令未來及有往唐鄧萊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携幼纍纍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者隨卽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洛磁相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為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洛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

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遍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費家產只爲災傷物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起斛斗賤處逃命又問得有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斃來逐熟候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即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准備者亦有無准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准備來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於朝廷云流民皆有車仗驢馬蓋是上等人戶不是貧民致朝廷頒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爲詞不曾親見親問但知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輛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輛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輛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漫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揜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

所以行李次第如上戶也今既是貧下之家决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頒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曾仔細說諭云朝廷恐作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爲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究之人不同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妄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陳不實者萬不侔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差有心力向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飼養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趁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李綱論都城積水疏**臣伏覩陛下以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臣竊

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謁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恃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眾謀之晷而羣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恠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眾智協眾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

岳珂 籲天辨誣疏 天下之瞽仰禪聖意之萬一

者惟其理之正也藏于人心散于事物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事理之在人心自有

隱然而不可誣者是故屈伸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為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卒宜政之間已著功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首被識援蓋自是歷官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虬蟬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勳名既高讒

恭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炎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櫻其鋒先臣之罪何孱薛仁輔以不願推鞠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罷王儂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而奪之柄最後劉允升以布衣扣關坐極典矣一時附檜之徒如万侯嵩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遙防而得廉卓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亦以阿附並沐叅遷之寵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于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于心而後不敢為也蓋非特縉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日擊寃抑之莫伸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敢以非位而不言奪

柄而未至于僂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
暮拘天陛風旨之下凌雲可知訖不能定寸草之
命戮及其身為世大耻先臣既歿後有程宏圖者
大書直指明先臣之冤幸大明當天讒佞悉殄而
宏圖之言適合聖意而宏圖未敢逆為此望也然
則事理之在人心何如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
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
屬之孝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加昭雪復其官爵錫
之塚地疏以寵命而錄其子孫予以緡錢而恤其
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糊口于四方旌以廟貌
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
雨露霑漑遍及死生聖恩洋洋曼出史牒蓋自漢
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
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
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海老耄童穉不謀同辭
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
也忠憤之氣固有伸而伸而狗國之臣亦非奸邪
之所能遏已蓋于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
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
少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

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于
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惟其理之正而已何
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
寂無謹譚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嘆曰良將
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
澈遂諭之以當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
願各効死力至有為岳公爭氣之語澈諭慰久之
而啜泣者猶未止也先臣御軍嚴整雖小不貫非
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
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
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冤請叙先臣之
所以冤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於張俊
而秦檜者實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
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法敵不行迨先臣
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
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此行楚州城俊欲與
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寇復豈可為退保
計耶俊則怒之二也疆敵大寇俊等不能制先臣
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于諸將先臣於俊為
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

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
揜于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覲于寄聲之間。以
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敵如此。
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
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
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
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秦檜。
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
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怒。二也。韓世忠
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于檜。檜命先臣出陽山。以
摺撫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
主上幸以世忠陞密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
命飛以自衛。則何爲者。若使摺撫同列之私。尤非
所望于公相者。及典耿著獄。將寃分軍之說。連及
世忠。先臣嘆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
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秦檜意。世忠亟奏求
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旣而詰檜。且促具著獄得
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憾先臣之心。諂事
檜。檜之憾先臣。視俊尤甚。唱和一辭。遂成大獄。况
輔之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誥。萬侯嵩挾故

怨而助。霍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
西之逗遛。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
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
禮可考也。通書之跡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復掌
軍之謀。則又取信于讎人之說。而必成于狴狴之
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典
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安矣。明辯
皆可覆也。嗚呼。冤哉。顓天莫聞。洪皓常奏事。而論
及先臣。不覺大慟。以爲彼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
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翁。翁及先臣死。莫不酌
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杳禽嘗謂人曰。敵
自畔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于敵。勸上班
師敵。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
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然後和可成
也。檜于是殺先臣。以爲信。卽皓之所奏。而觀之。岳
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冤。後述所以爲
顓天辨誣之意。蓋先臣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
其內剪外攘之意。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
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歐虎寇而歸之。農蹙叛將
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

計成而劉豫廢忠義著而梁興來兩至淮西而敵
 騎遁跡一至朱仙而北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于
 河北類陳數十郡復于河南境上駸駸乎返舊矣
 而奸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
 又雖三尺之童不能不為先臣扼腕而嘆息也此
 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賤昧不根之謗於今幾
 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
 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
 自齟齬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
 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簣而命臣
 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
 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
 之以家藏之詔本日月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
 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世之忠無所
 別白乃于行實之間摘其未明者自建德而下凡
 五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
 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萬世臣死
 且不朽矣先臣得罪于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
 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相距凡十四
 載而檜是時克焯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

而秉筆削之權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
 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秦檜輒欲沒其
 實至形于色其間如潤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殆
 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
 世以為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
 千載之後何以傳信于今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
 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
 老賤夫得于傳小夫庸俗騰于說按之詔旨而不
 謬驗之歲月而可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恨國史
 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詔當制學
 士綦密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炳
 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
 騰函章下台州于密禮之婿謝伋家取之以滅跡
 煌煌聖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
 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鬱而不彰檜之
 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非臣所得而見
 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所以哀先
 臣之不幸而痛直筆之無考也嗚呼此顯天辨誣
 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
 後是非乃定是非定于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

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柄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
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
先臣官而時宰以爲敵方願和無故而錄故將且
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
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祭于揖遜而命之頃
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
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王音宣諭謂卿家冤枉
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
誣枉於問安視膳之餘者蓋鮮矣故一時辨先臣
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即曹之除或死沐
褻贈之典而膚旨曲頌且有秦檜誣岳飛舉朝莫
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不辨而自明嗚呼聖恩
厚矣獨以古人之言所謂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
于不幸而先臣之死于二十年然後奸邪闢正論
與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
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爲懷奸以深入奮
戰爲輕敵以恢復遠畧爲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
爲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
檜之愚而

胡安國二程夫子從祀疏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

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
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布衣居講筵自司
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意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
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
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脩身行法規矩準
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
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願
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
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
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之學
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
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
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
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
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
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
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
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
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
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或謂高明所以

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恠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雖祿之千鍾有不顧也其餘則一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葵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願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

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願有易春秋傳顯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其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奸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之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任伯雨修河堤疏

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治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論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錐齒稍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凌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隄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隄防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

蓋河流混濁泥洪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納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為長策

明王恕蝗災自劾疏

竊惟蝗蝻生發固雖天災實關人事人事修則天意可回

而災不為災矣昔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茂能修其職也今蝗蝻為患於河南者豈無故乎良由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人是故上天以此而譴告耳况臣管內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去年歲刑襄盜起軍勞於征調民困於轉輸及今年又起運稅糧并勒合買辦物料等件比之往年數多今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考之於史宋真宗罷諸營建而飛蝗盡絕此真宗能修德政以應天是以天災隨之而消也伏望陛下以天戒為可畏以地方為當重將臣罷歸田里另選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

停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舒庶幾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弭矣臣受國重寄值茲災異不敢

循徐恪論河患疏

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之勢有不可不恤之情大要在於保

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為保全國計之本夫黃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國家財賦倚重東南去海道之艱危即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加焉惟濟寧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築堤積水行舟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運道中絕東南財賦恐難遽達京師今日疏濬扼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南地方三四年間天鳴地震星隕冬雷警災迭示人心危疑加以饑饉薦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代鬻輸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恒產之家亦少固志於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可用所謂有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情在所當恤茲欲兩全而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

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北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彌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厯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雖畧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爲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沈璧馬籲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築宣房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一噎

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工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太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力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

於河道無甚相閑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備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椿草鐵石船埽等料并備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三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自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寒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發劉大夏收用瀝懇具陳不爲無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在疎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國計俯卹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

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間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功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爲計臣雖庸劣亦當體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消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誦羣策用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歡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皇上

再勅在廷羣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又按古禮水旱癘疫禱于山川之神今大河之神著在祀典配享南郊炳靈西瀆患久未平亦宜祭告伏望皇上齊明以格天心靜一以契地道仍勅翰林儒臣撰告文一通內降香帛專遣大臣前來致祭如漢武帝沈璧馬故事庶幾神人協相而成功之可必矣

胡宣救荒疏

臣欽蒙聖恩除懷慶府溫縣知縣臣一入縣境田野荒蕪流民載道煙火

斷絕鷄犬無聞啼饑號寒而哀聲動地拋妻棄子而怨氣冲天積屍惟存其骨林木盡去其皮觀此災異實為可憐臣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隨據本縣太平鄉里老朱福等連名狀稱本邑地狹民貧素無積蓄先自成化十七年天時大旱田種無收十八年大水人畜漂沒十九年虫蝻生發食傷苗稼累年被災困苦無伸荷蒙朝廷垂憫小民已將該徵錢糧寬免未有逃竄不期自成化十九年來至二十年十一月一向亢陽二麥不收秋田無種况本縣倉廩空虛無從賑濟各行採食蓬蒿宰烹禽畜又將房屋拆壞變賣且有鬻子女以易粟割人肉以克腹者蒙本縣累行申請上司乞為撥糧

救濟奈一時未到饑餓難忍相率逃移又兼逼追拖欠錢糧以此小民愈思遠竄若不備情上告給糧賑濟民命難存等因到縣誠恐未的臣就於次年正月初二日親詣各鄉逐一踏勘盡日不見人踪沿村不聞煙火瓦礫蕭然屋廬傾圮或饑餓不能出門或殭死無人埋瘞途間不敢獨行多被饑民打食甚至同行至親相為割食救命俱係窮極不畏明禁除責委本縣典史張英督令地方火甲埋瘞巡視外臣勘得本縣逃移者十有八九見存者百無一二已委本縣縣丞劉璠前往鳳陽等府招撫外臣竊見河南等府惟懷慶被災甚重懷慶六縣惟溫縣尤重查得本縣自成化十九年拖欠一應夏稅秋糧及棗子易米共三萬二千八百石一斗二升潤絹八百九十二疋馬草七萬束今年飢民流移向後豈無躲避縱有一年豐收難補數年拖欠乞將歷年逋負量免以安民心本縣原派京班皂隸一十五名楊村閘夫十名鄭府長史司皂隸十名拖欠成化十八年紅花一千四百斤水牛皮二百二十五張成化二十年起至二十一年止原額歲辦皮張共一千一百二十五張折

胖襖一百四十件俱係上戶應當今民已逃竄無
 從解發誠恐臨時悞事累罪不便合無改派有收
 去處待民復業照舊起解庶甦民困如蒙准奏皇
 上以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憫生民之疾苦推一視
 之同仁乞勅該部會議將前項拖欠量行蠲免京
 班等項暫且改派差官賑濟便益臣干冒天威不
 勝悚慄具本專差司吏
李夢陽應詔指陳疏
 方壘親齎謹具奏聞
 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
 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
 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
 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
 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
 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
 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護藥石而鮮包藏是
 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
 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
 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
 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教化浹洽而百
 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

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榜
 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
 聞倦倦焉若將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
 詔布誠廣路論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
 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
 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
 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
 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
 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
 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夫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
 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可
 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
 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
 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
 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
 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
 呈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
 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機無其形譬
 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
 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

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而
 呐呐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
 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傲翁然風靡為
 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
 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
 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
 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
 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
 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
 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
 謂之有禮義庶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
 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
 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
 四邊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
 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
 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
 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
 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
 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
 此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邪夫例誠不可

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
 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
 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情實外
 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但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
 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其奸
 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
 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
 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各籍
 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
 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
 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闢割新兒以希進用矧今
 有詔矧今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
 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
 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地乖於上人心怨
 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憚於中而國不危者
 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
 時拔良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
 轉病而為安厭禍以為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
 為也今議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為無耻
 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

則君子進卽有小人不相率而化於善哉且人不
 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
 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
 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
 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割內官之權欲割內官
 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
 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
 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
 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
 衛計之七千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
 三日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固欲以強本
 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
 萬焉亦寡矣於是有一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
 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
 其橐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
 轡等夫兵數不減而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
 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
 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
 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
 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

者今非所謂內兵邪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
 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
 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
 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瓜牙之
 目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
 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
 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
 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
 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瓜牙乎諺不
 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
 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
 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
 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
 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
 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
 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思不下流也臣聞
 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
 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
 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
 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

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綫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為已有乃輒遂自奪其田土平其墳墓毀其房室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與國同休戚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焉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勺聶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者轉而死亡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為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此百姓皆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為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諲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為便六漸一日匱之漸夫匱之漸者

墳墓毀其房室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與國同休戚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焉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勺聶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者轉而死亡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為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此百姓皆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為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諲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為便六漸一日匱之漸夫匱之漸者

何也臣以為兵連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置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強敵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政行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

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苦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即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譯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然且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強敵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起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

馬以何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卽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厲靡乎賞不足以諷夤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庶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于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蕕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

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番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邪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

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
 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
 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
 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
 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
 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
 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
 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
 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柰何去之
 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
 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
 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
 何不逐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一法使天變息
 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
 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
 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决也夫水
 防惟土國防惟禮水决則潰禮决則陵昔者高皇
 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
 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

又使大貴而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
 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
 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
 為此固保全而使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
 所以保全而使之安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
 以為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凌今壽
 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
 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
 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旌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
 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
 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
 眾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安得乎臣竊以
 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

呂維祺請免河

南糧疏

臣聞善固本者必先元氣救危病者首重
 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邊

肩背也東南財賦所出榮衛也而臣鄉中原腹心
 也百姓則元氣也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之
 咽喉也慨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於是徵輸繁而
 元氣病矣秦晉之寇流毒中原而腹心病矣蓋數

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輸
 輓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
 於是其妻父棄其子者有採菜根木葉充饑者有夫
 棄其妻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簋而逃者有骨肉
 相殘食者兼以流賊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
 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防河之警擾而且盡追
 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索久
 逋額外拋荒之補祿夫臣曾待罪錢穀極知司農
 仰屋自難執經生用一緩二之說然而正賦不可
 減矣加派不可驟停矣連年舊逋固難盡蠲也獨
 不曰有大荒屢饑之區并迫數歲必不能應耶三
 分預徵或濟急用也獨不曰名盈而實虧但緩一
 歲即歲歲見徵耶額外拋荒責數年之逋亦正理
 也獨不曰此沙澗河灘荒糧之補祿不皆實額耶
 舊徵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
 犬尚敲催呼之門樹有啼鵲盡灑鞭朴之血黃埃
 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嘗聞鬼哭欲
 使窮民之不化而盜不可得也欲使姦民之不望
 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窮良之不率

而奸不可得也或猶曰黃河天塹可恃耳頃聞賊
 已冰堅渡河矣夫河以北苦兵河以南苦荒今荒
 猶故也又苦餉矣餉已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
 以餉又加以兵更不支也又苦連荒之餉連荒之
 兵矣傷哉民也誰非赤子父母兄弟夫婦男女墊
 隘愁苦靡所控訴一至此也萬一浸假而賊續再
 有渡河或浸假而攻陷城池則秦蜀之道梗河洛
 之鹵寒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巢穴
 老而勦滅無期或浸假而南窺楚東窺鳳泗淮徐
 則藩籬撤而漕運亦可虞天下事尚忍言哉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曰勿使滋蔓蔓難圖也夫
 人有肩背肢骸病而腹心不病者即或病而尤能
 滋榮衛以戴元首何者其元氣固也臣鄉之元氣
 何如哉伏懇我皇上深惟天下之本急賜乙夜之
 覽勅部議覆速查河北河南果確係見罹兵火連
 年荒旱地方准免加派預徵以收拾思亂之人心
 以預遏附賊之口實仍乞一面勅下督撫按諸臣
 力扼餘寇於黃河水堅之隘無使續渡及占山為
 巢者無使東越洛汝襄葉一步至於宿壽鳳陽等
 處皆逼處震隣之地尤宜禦防奔突以圖徙薪徹

桑之計總之固元氣以靖腹心謹咽喉以寔榮衛於以堅元首之戴而苞命脉於不援者其豫圖之矣
敬陳表章疏 奏為敬陳表章孝經八要以課實責效事首在皇上躬行大孝故其

一要曰進講經筵以樹模範蓋天子之孝與臣下異而皇上之大孝又與三代而下之帝王異何者臣下以一身一家為孝皇上以興起天下之孝為孝也三代而下以試士為表章皇上下大孝以樹模範奏孝治為表章也先臣丘濬有言人君肇修人紀愛敬既立則家國天下無不感化我皇上嘗諭臣下曰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此不敢之心大孝也充此心以敬天仁民錫類不置當深居燕閒時披閱孝經詳玩意義仍命儒臣進講而奏孝治之化道豈遠乎哉太祖高皇帝曰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於萬世成祖文皇帝曰人君之教與庶人不同此誠皇上之所當法者然世儒之言曰今天下貪欺成習兵食告匱賊寇交訌何汲汲於此臣以凡此者正由教化之未明人心之未正反經之未實故也矧一代之人心風俗聲教德化皆係於人主之精神好尚蓋上之精神天下之所

繩從而鵠望也如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賦宋之理學風教所樹人心景從况皇上精神所注首以孝經立之繩鵠而天下有不翕然一變者臣不敢信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誠行孝經於今日之天下使天下之服習者皆願為忠臣孝子皆欲實為朝廷任事豈復憂貪欺憂兵食憂賊寇何者得其本故也得其本而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道皆可該也其以之教儲睦族皆孝治之最大者是以敢次第言之二要曰東宮講習以端儲教三要曰頒諭宗戚以敦親睦何以明其然也臣聞太子之本儲教致治之原我皇上加意豫教命太子出閣講學所以端軌樹範養正作聖無不肫摯臣以為尤必先教以孝蓋孝德之本教所由生使太子當蒙養時即知問安視膳温清定省而豫啟迪之以舜之大孝文之止孝武之達孝如孝經一書更當朝夕温習諭令儒臣開導講解以為異日孝治天下之本昔我太祖高皇帝曰為太子者當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我成祖文皇帝曰皇太子當進學之時欲使知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我仁宗昭皇帝諭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當

以大經大法進說非我皇上之所當法者乎臣又聞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若是乎大孝之先篤親也昔我太祖高皇帝諭秦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相凡與王言當廣學問陳忠孝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我成祖文皇帝賜蜀王書曰敦孝循理好學不倦勉自愛重用副所懷又曰國家篤於親親宗室謹於禮法共保富貴令聞長世此又非我皇上之所當法者乎皇上篤念宗親備極優渥而頃又允閣臣楊嗣昌之奏申論諄切加以勅獎誠論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臣以為當頒孝經於各王府宗親俾各服習體認以成皇上親睦之仁至於戚臣一體頒諭宗學一體試題仍乞諭令選舉教授必以敦孝行通孝經為本庶孝愈篤於本支義共固於維城矣又其次則揆文奮武宜弘薪樵之運而醇菁莪之化也故四要曰頒行試題以驗習學臣聞孝為百行之原孝經通六經之會皇上加意此經業命誦讀試題矣然該部原疏但云將孝經小學間出論題耳合無責令兩雍省直師儒學官凡遇舉貢生儒考試照經書出題作制義如解卷無孝經

制義以不職論昔太祖高皇帝謂教化之道學校為本宜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成祖文皇帝謂學較風化所係在上人作興之耳則皇上仰法二祖教化天下以孝作忠者道必本乎此也五要曰鄉會出題以隆大典臣聞漢唐以來率用孝經取士如漢置孝經博士唐以論語孝經孟子為一經宋尚書省加試論語孝經其來已久自王安石黜孝經貢舉遂不以取士矣今制鄉會試初場題例以四書三篇經四篇合無勅令習本經者皆通孝經遇鄉會試令出孝經題一道例於四書後本經前減本經一篇即自十三年為始成祖文皇帝曰孝經者聖賢之格言大訓宣宗章皇帝曰設科求賢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朕之心亦如此則皇上頒行孝經承成祖宣宗之言此正繼志述事之大孝也六要曰頒諭武士以明大義臣聞宋儒程顥著訓武學欲添習孝經曰欲令武勇士知義理故東漢時有命虎賁士習孝經者有命期門羽林通孝經章句者而我成祖文皇帝曰申明武學嚴其課讀毋為文具孝宗敬皇帝曰公侯駙馬伯子孫命讀書習禮將來朝廷庶得世臣之用伏乞皇

上諭頌孝經於天下武學其考試必間出孝經題
 目其武場鄉會試亦一體出題至公侯指揮世襲
 等官子孫承襲必間抽孝經一二段命背誦解講
 通者方許承襲庶于城腹心之士猶有敦詩書悅
 禮樂之風然辟舉不真風俗不醇雖欲復古孝治
 猶未也故次七要曰辟舉真孝以勵士俗臣聞漢
 辟舉孝廉猶為近古我祖宗朝尤加意行之太祖
 高皇帝曰為國得寶不如得賢又曰但嚴舉錯之
 法則冒濫自革宣宗章皇帝曰務選經明行修之
 人不得濫舉皇上既命復辟舉矣然必深明辟舉
 之首重乎孝使天下知上意之所重然後可挽澆
 俗而於變耳合無勅命撫按遵奉新頒聖諭每年
 終類奏各舉通習孝經孝友廉讓者無論紳衿隱
 逸多不過三人有奔營濫舉者連坐其提學考較
 巡按出巡聽酌舉真孝徑自獎勸優賞如黃香扇
 枕溫席而舉授榮王元規著孝經義而詔舉高
 第皆其遺事也終八要曰諭俗講解以正民風臣
 聞教化民俗以孝為先太祖高皇帝曰風俗本乎
 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成祖文皇帝曰
 近俗簡於事親此蓋教化不明之過合無勅令天

下府州縣官於講鄉約時先宣聖祖六諭間亦講
 說孝經務令通俗易曉以化鄉愚凡塾師教習處
 皆頒孝經一部命誦習講解其士民杖笞小過果
 能背誦講解明白亦准寬宥如司馬光講庶人章
 以誨父老真德秀作庶人章解以化泉民又如王
 漸誦孝經義而鄉里慚謝常景駿以孝經化貴鄉
 而母子感悟皆其成效也總之表章八要以朝廷
 為萬國之倡俾天下皆講明正學實敦孝道如此
 而期月之間紀綱粗布行之三年有不成教化變
 風俗裕兵食再久之而有不復祖宗淳熙之化舞
 于兩階幾致刑措真才輩出輔德翼治者乎帝德
 巍煥不識不知而順則王道蕩平無偏無黨而式
 度斯文未喪至孝通神唯在 **鄭世子朱載堉讓國**
 我皇上獨斷而實行之焉

正倫疏

臣始祖鄭王瞻坡生四子嫡第一子是為
 簡王祁鏤其餘三支今皆故絕簡王生十

二子嫡第一子是為僖王見滋餘皆庶出今惟第

三支第四支第九支第十支見有子孫餘皆故絕

僖王止生二子嫡第一子是為康王祐杓其第二

子祐憶未婚早卒康王無子亦無親支弟姪正德

二年康王薨逝正支已絕推舉旁支入繼以倫序考之則簡王第二子未名殤歿惟第三子盟津王見懿見在最長應該承襲鄭王綠伊先年與其庶母張夫人不和時當言語相犯夫人懷恨恃寵撥王誣奏不孝罵父等情革去王爵讀書習禮後又廷奏魘魅人命等情降為庶人送發高墻未久朝磨滅然有成化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勅旨一道及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壘書一道足證其事蓋勅旨乃憲宗皇帝責誠簡王偏聽之失壘書乃孝宗皇帝勸諭簡王相和為美宸翰具在可覆視也簡王既蒙天語講和追悔前非遂相和睦自簡王至康王凡上八疏乞復盟津原爵該部查無事例未蒙俞允至是康王故絕因盟津未蒙復爵有礙承襲權將伊庶弟四子已故東垣端惠王見湏之子祐擇進封鄭王是為臣祖懿王時正德四年五月十五日也本年九月初三日盟津病故遺有一子尚幼正德十六年懿王薨逝嘉靖六年臣父恭王厚烷襲封嘉靖九年初建南北郊大祀禮成詔許宗室有虧枉者奏辯定奪盟津遺孤

祐樁應詔陳情為父伸冤比照律例一款若祖父母父母聽信後妻愛子盡惑謀襲官職爭奪財產等項捏告打罵者不拘所犯數次亦與辯理欽此欽遵凡上三疏情詞懇切世宗皇帝憐之嘉靖十年八月內准復伊父原爵贈以恭懿美謚頒賜冊印祭葬如禮嘉靖三十三年祐樁病故其子厚煒亦遺孤載壘等今皆為布衣隱居耕讀人頗稱賢以倫序言實為宗胄玉牒可稽豈敢誣也夫盟津之冤蓋有來由非一日矣然今懷慶之人謂當時部議云但恐見懿既准追封之後祐樁必復乞思承襲事涉宗室關係匪輕為此議者蓋以臣父既已襲封理難輕議必待臣父身終或更有議處耳此語相傳六十年矣據理而觀稽倫序正封爵宜在此時臣今若不自陳以申公論則使一郡之人率疑由臣父祖攘奪伊家鄭王爵位致伊子孫不得其所蒙此不義之名累及父祖臣實耻之若撻諸市則臣之冤有甚於彼者矣是以懇上三疏堅辭府事而議者猶疑臣有患失之心故投臣以不拔之業益使臣之心事難白徒抱慚愧而不能自巳也臣有未議願為皇上陳之乞聖裁折衷焉昔

晉人納捷菑子邾以獲且長故弗克納而春秋善之者善其弗克納也衛蒯瞶得罪於父輒尊祖以拒之而仲尼必也正名蓋不以其得罪而遂罪之也宜曰申生伯奇孝已之流初未嘗非得罪而畢竟非其罪也以今日之事言之則盟津恭懿王獲且也東垣端惠王捷菑也彼雖得罪非其罪也此雖賢非所宜立也夫何故立嗣以嫡不以長立庶以長不以賢東垣既非嫡盟津實為長嫡庶之分長幼之序人紀天倫古今之所重也春秋大義正名為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左傳曰辭順而弗從不祥此之謂也昔魯侯之子長日括少曰戲周宣王立戲為魯侯嗣厥後括之子伯御殺戲而自立說者以為宣王之過殊不知戲所自取禍耳詩不云乎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巴斯亡此古今之龜鑑也切照臣祖懿王進封之時盟津見在尚為庶人臣父恭王襲封之日彼雖已故猶未復爵是以臣祖及父皆在例前於理無礙今既復其原爵贈以美謚倫序最長後裔又賢臣之襲封乃在例後是為有礙臣與父祖所處之時不同事涉嫌疑理當迴避正在此時

耳傳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姑以臣身言之襲封一節自反而不縮者也辭爵一節自反而縮者也載璽輩猶所謂褐寬博也臣曾祖至臣男五世已成之業猶所謂千萬人也臣父生受先朝殊恩歿感皇上恤典亦宗藩中一巨擘耳奈何使臣父子首犯皇上新頒要例得罪天下後世萬一諸宗或有庶奪嫡少陵長指臣父子以為口實以負皇上之恩而貽臣父子羞臣實為此懼耳夫名教中自有樂處何必鄭王爵位認為已物違理越分以圖快意而後為榮哉況臣近日痼疾發甚痰嗽帶血日夜不止飲食減少氣血虛羸肌肉消盡惟有皮膚包骨骸耳臣今死在旦夕一身尚且難保豈堪管理府事是以四乞天恩容臣辭爵調理病體臣得優游林下頤養天和心廣體胖俯仰無怍生順歿寧而無遺憾豈非幸乎不然則隕越天倫汨陳人紀招爭奪之誚壞禮讓之風玷辱親藩延累父祖祇有損而無益恒抱幽憂之病戚戚而無以為樂靜言思之亦可羞也寧從臧札遺踪竄匿岳穴枯槁自斃終期不負此心而已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不

亦善乎伏惟聖明詳察臣下情無任激切瞻望之至又疏奏為遵要例正倫四乞天恩垂憐衰病俯賜退閒調理以延殘喘事查得欽頒宗藩要例內庶子襲封一欵親郡王娶有內助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已未加封所生之子皆為庶子如嫡子有故庶子襲封父爵定以庶長承襲若有越次爭襲朦朧奏擾者將本宗參究究罰治輔導官并同謀撥置之人行巡按御史提問治罪先該臣奏為臣祖旁支入繼相傳至臣例前例後不同有無違礙亦異乞勅行查以申公論及臣患病年久不堪管理府事等因奏奉欽依着該撫按官上緊查明具奏欽此欽遵查勘得臣所奏俱各是實別無情弊仍議臣管理府事臣男代行禮儀臣聞此議心殊未安蓋疑大不可者三事故不得已敬陳顛末伏請聖裁臣惟宗藩要例者皇上欽定之法令也臣等之所奏行者也皇上發號施令先棄此例何以責成天下之宗藩臣等奉行先違此例何以鈴束一府之宗室臣愚以為大不可者一也臣曾伯祖盟津恭懿王果真有罪則孝廟何以特賜璽書辨明其冤世廟何以特頒謚冊褒揚其美如果無罪則其子孫自當襲其祖爵以正倫序勿使懷慶一郡之人竊疑盟津之所以不得襲封出於臣之祖父陰據而暗沮之也死者含不白之冤生者蒙不義之誚玷清議而紊大倫此其大不可者二也朝廷篤念親靡不周至未嘗不欲其壽且康也臣患心癆久疾動輒吐血不省人事旬月之久疾勢還甦甦已還發蓋遇閒居靜養則疾勢稍輕若思慮勞心憂愁驚恐七情所迫則轉加沉重反覆相尋非一年也一聞委以藩務驚懼成疾比前尤甚議者徒知愛臣投以府事不慮致臣殞失身命恐非仰體皇上恤臣之德意此其大不可者三也臣為此三不可不容自已三乞天恩始蒙俞允該部移咨前來明開推賢代理祗將應代之人取具宗儀保結以憑覆奏該長史司遵奉移文會集諸王宗儀公同推舉廬江王原光齒德獨先賢能素著堪以管理府事及查臣疾委實年久臣男翊錫委實庸懦俱各不堪管理府事隨取郡王各宗儀等不扶印結與臣所奏相同轉達間議者不查臣疾反覆偶見暫時稍愈即謂卧護無妨意見聞齒遷延不決臣益增懼前疾復作吐

揚其美如果無罪則其子孫自當襲其祖爵以正倫序勿使懷慶一郡之人竊疑盟津之所以不得襲封出於臣之祖父陰據而暗沮之也死者含不白之冤生者蒙不義之誚玷清議而紊大倫此其大不可者二也朝廷篤念親靡不周至未嘗不欲其壽且康也臣患心癆久疾動輒吐血不省人事旬月之久疾勢還甦甦已還發蓋遇閒居靜養則疾勢稍輕若思慮勞心憂愁驚恐七情所迫則轉加沉重反覆相尋非一年也一聞委以藩務驚懼成疾比前尤甚議者徒知愛臣投以府事不慮致臣殞失身命恐非仰體皇上恤臣之德意此其大不可者三也臣為此三不可不容自已三乞天恩始蒙俞允該部移咨前來明開推賢代理祗將應代之人取具宗儀保結以憑覆奏該長史司遵奉移文會集諸王宗儀公同推舉廬江王原光齒德獨先賢能素著堪以管理府事及查臣疾委實年久臣男翊錫委實庸懦俱各不堪管理府事隨取郡王各宗儀等不扶印結與臣所奏相同轉達間議者不查臣疾反覆偶見暫時稍愈即謂卧護無妨意見聞齒遷延不決臣益增懼前疾復作吐

血不止危在旦夕若不具奏誠恐仍以府事累臣
難保軀命乃敢四乞天恩伏望皇上准臣所奏俯
賜特旨命舉賢宗管理府事庶爲便益看得臣族
弟載璽委係盟津恭懿王嫡曾孫稽諸譜牒倫序
最長寃屈有年已鑒知於列聖顛連無告久憫惜
於輿情朝廷發政施仁所當先及者也又看得臣
族叔廬江王厚光立身忠信居家孝友賢能素著
宗民咸服倫序雖後齒德獨先朝廷尚德親賢所
當簡用者也從公推舉惟此二人一以堪繼親藩
一以堪管府事但臣下情未敢擅便請自上裁定
奪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從公查覈如果臣言不謬
乞先將厚光賜勅一道代府理事以俟議定仍令
載璽襲封鄭王庶公論有歸藩務有統使臣得以
遂調攝之私延旦夕之命遵朝廷之例白祖父之
寃明彝倫之序守禮讓之節如此則不惟臣荷再
造之恩雖臣祖父地下有知亦永戴聖德矣臣舉
家存歿不勝感
激瞻仰之至
議正倫齒疏
臣聞孟子曰設爲庠
以明人倫也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爲仁之本與王制曰凡入學以齒然則古者教人
之義無不皆以孝弟爲本倫齒爲先近代議學惟
重文章不明倫齒非古人設教之本也孟子曰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倫齒者治平之本
也而其其在宗室之子弟則尤爲切要而不容一日
緩者蓋其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方離提
抱而趨承奔走者已滿前矣其所狎聞習見者無
非以尊臨卑頤指氣使之態而一毫之挫抑未經
焉若不教以倫叙之分長幼之節使之優游涵養
于禮教之中以漸培其謙卑遜順之心而潛奪其
傲慢驕矜之氣則以之事上而難乎其爲上以之
臨下而難乎其爲下所以德器不弘才猷不進宗
人雖多舉皆不堪任用者其弊正坐是也合無今
後無論世子郡王將軍中尉已未受封有無爵職
凡入學者但視其名以別其齒係木傍者必在火
傍之上係火傍者必在土傍之上如是推及無名
之宗使知長幼之序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徐
行後長者謂之弟弟則重之以賞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不弟則示之以罰一坐一立各有定位或
行或止各有常儀如是則下不僭上少不陵長恭

敬揖遜之風行而展親睦族之效臻矣又何難于昭明時雍之化也哉愚雖不肖其於倫齒之說得於父師之所講明者素矣故於五疏所陳不曰重民命則曰重天倫反覆數千言不一而足者為是計也或者不察以臣為超祖父之讓忘父兄之讎則寬之又寬矣夫庶子襲封不許越次此要例之文也設使臣祖父襲封之時在要例既頒之後則所見亦如臣設使臣今襲封之時在要例未頒之前則所見亦如臣祖父即孟子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亦即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意也在臣祖父則可在臣則不可臣將以臣之不可學祖父之可豈敢以已之能讓形祖父之不能讓哉長幼天倫至理在是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是以叔齊雖父命有所不受魯戲雖受君命亦有後患也臣縱不為利害計寧不為綱常計哉蓋綱常倫理本於天命固不得以人之思讐變易之也昔在成周蔡叔流言欲害周公賴天王聖明先抑而後伸周公既殲伯禽蔡仲未聞相讐蔡桓請謚魯史褒之夫魯蔡世讎而仲尼不削何也及至周衰紀侯諧齊齊侯滅紀始有九世復讎之說當此之時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紀綱廢弛私欲橫行故得恃其強力以復思讎豈盛世所宜有哉臣惟不敢以人欲廢天倫不敢以私讎害公義故於盟津事既昭雪之後不得不遵要例以建白于君父之前也邇者巡按御史案臨懷慶與府縣官會議有云世子累疏辭爵誠懇可信在我不為奪在彼不為辱不然反使無光臣聞之曰此真知臣之心者也但舊巡撫已去而新巡撫未來未會藁代奏耳臣今年五十八交新年五十九將六十之人也痼疾纏綿日甚一日寧可以待之乎伏願皇上憐臣衰病之年取臣重倫之念將臣五疏陳乞俯賜俞允俾臣與臣子錫錫皆得以久嬰疾病倫序未妥之故准辭封爵以就閒散勿遺壘斷之譏則不惟歲額減而天下享厚生之澤抑且倫齒明而率土洽正德之化矣夫如是則臣志始遂而臣死無憾也下情未敢擅便伏乞聖裁

賀仲軾政事疏 奏

懇乞聖明留心政事以自為社稷計事臣聞古之人有言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豈故激言之以過警君心哉蓋天下者君之所以託身而政事者君之所以經理乎天下者政事治則天下安政事

不治則天下危天下有安危而君之安危以之君之於天下惟其有相關之勢故君之於政事不宜存自逸之心是以政不正則君位危君雖欲自怠於政事其於天下相關之勢又焉可釋也豈曰無臣然任天下之事在臣運天下之機不在臣君心不用於天下之政事雖在社稷之臣無能為也故勿謂有君天下之樂而忘君天下之務也天下無一日無可憂之時則君心無一時無可憂之事憂在天下不在耳目之前也耳目之前則何憂之與有清燕之中意之所之而適目之所至而悅有玉帛之陳有玩好之奉其意宜無不娛不知以天下奉內庭故內庭治若夫十步之外已不聞聲百步之外已不見形天下雖有至危至急之象然遠不接於耳目則亦何從而覺之故圍耳目於帷牆之中者此玩天下而輕政事之病源也臣今惟願陛下思治而已矣陛下不與外臣接見近二十年矣自謂今天下之事勢何如也亂形滿目識者寒心然曾不聞有警戒之實修舉政事之意焉何也母亦謂中外之臣可以託職業鉅細之事可以稍忽畧耶不知事無鉅細皆陛下所以守天下之事有

一事之缺即受一事之盡其敝定有所歸若夫中外之臣雖久不遇一考再考輒已釋負而去曾不能十年之計也閣部去不失為閣部臺省去不失為臺省百司去不失為百司獨有天下之政事治亦歸之陛下不治亦歸之陛下夫以千萬年託身之政事付之三五年傳舍之臣子即使人人盡職事事修舉尚宜有不遑暇逸之意而况恠異盈於几案災祲過於省直正救焚如恐不及乃於天下之事槩視若可行可止而曾不一心稽之臣竊以為過矣即欲以修政立事之義責之臣工豈知臣工之勤惰實視乎陛下之精神如陛下日以政事勅勵臣下則誰敢不竭力以盡其職惟不自以政事為意則觀望偷安是固中人之通患而况乎有不得行其職者哉至於不得行其職則泄泄者日幸有所借以逃責即愒款者僅亦無可奈何以盟心惟陛下則雖欲終置之有必不可得者臣是故願陛下思之也誠一思之則知今之所荒廢而不可得者皆身之所不得釋其負而臣之所不得代其憂者雖日不遑食夜不遑寢猶未足以喻今日之急也臣敢畧以近事徵其實夫天下期於治非

陛下所欲耶然天下豈一手一足之能爲乎故君
任官官任事舟楫鹽梅自須有此共濟官爲事設
不爲人設也今臣工之職強半虛懸從古朝寧之
荒涼未聞有如此時陛下忘建官之思耶夫祖宗
慎重名器必不設虛位以資臣榮臣子苟竭悃誠
何必崇階後可事主第分職授政事有必行而主
爵之臣責專任職不得不爲是懇懇也補續之不
得於是苦無可奈何耳若以三年計之則今日救
補曠官之臣不盡皆三年前救補曠官之臣也是
諸臣之憂曠官者有時可釋惟陛下之官則至今
而猶曠耳且此所曠之官其大者則腹心股肱其
小者亦耳目手足廢此而欲幾天下之理臣未之
前聞矣故缺位釀叢脞之患無人示廟堂之輕蓋
臣聞國有展采錯事之臣則朝廷治有才德慎服
之臣則朝廷尊有威名折衝之臣則朝廷安是以
文王寧於多士而堯舜急在親賢厚楹而廣培之
猶恐不足况寥寥乎以此言之則虛空無人此士
不得用之患乎抑陛下之患也臣謂官有所必設
而不能終置者此也人主以天下之力養天下之
氣氣實於內則形固於外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氣

足以勝之也氣者何財是已故凡敗皆可救惟民
窮財盡之敗不救氣竭故也今國家之財幾盡矣
衿捉肘見不堪之象卽古蔽國所不聞猝然有急
臣不知所應之矣然未見求所以裕之道者陛下
忘理財之思耶且夫今日之物力今日之經制皆
昔所謂三年蓄而一年餘者也今豈惟無餘詔出
苦不足矣計臣急則那移臣不謂那移非救急之
一法也而謂那移非計部宜有之事計部受天下
之灌輸天下之財皆歸焉今反以大海而借潤於
細流尚何以爲國家以全盛之日負彌貸之名亦
足醜矣此豈可幾百年之治安乎且使稱貸而果
足以裕用也亦何非朝廷之財乃前貸問寺而問
寺以計部竭矣今又貸內帑然內帑陛下固不發
臣謂卽發亦終須盡耳何也不求其所以生而第
見在之是竭又不塞其所以耗而惟泥沙之是供
雖滄海不足實漏卮况有限之財乎故今日之不
足不在於入之虧額而在於用之無經惟聖主自
懷永圖自酌長筭勅責計臣實心料理猶是賦也
昔何以足今何以不足敝於何事匱於何時今求
於何始嚴而力剔之勿使仍以因循誤國計陛下

又當念一經一費莫非公財卽一鎰一銖不以輕假從此制用有常猶庶幾不失三年之艾不然但徒責之計臣則計臣方東那西補自謂無可奈何若不幸至於困急不支以一官謝耳何益哉倉皇失措之形終須國家受之臣謂財有所必理而不能終置者此也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蓋萬民拱衛之以共成此勢也民附則君寧民離則君殆此中相與事最切而情獨深故明主不以四方之無事爲安而惟小民之依是念豈敢使其茹荼飲痛而漠不相關也且夫以天子之尊四海之富何所不逞欲而必欲與民爲怨咨以自輕其勢則惑之甚矣臣聞之曰父母元后父母而後元后也奈何十餘年來忍使其宛轉於礦稅之敲殘哉而又重之以災祲之洊至熒熒小民所餘幾何闔遠天高誰爲軫念雖云祖宗固結深厚然急不擇死勢豈自由若及今撫之則社稷拱衛之赤子也若積此離之則潢池揭竿之餘民也今請命之章日聞而推恩之令未下陛下忘子民之思耶臣竊謂今之所稱無可奈何惟民最甚誅求而不敢怒也忍死而無所歸也此誰非陛下所憑藉之以固其基

者而令至此極也夫萬民安陛下乃安陛下與民豈得分之而爲二哉今天心降災不止有司吊災不勤百姓救死不贍此何非陛下所當展轉而焦勞者耶載舟覆舟古人以之喻君民之間若之何不惕也夫上執事權但一念存恤卽可以迴欲死之生民惡亂亡誠一日撫定乃自以鞏百年之固今逃移遍於四方草澤亦旣屢警則多方利濟是豈可須臾緩耶至若內府餘金十餘年所積豈但千百萬陛下亦安用此夫民方困時易德耳儻分毫未之惠擇痛苦之民而蘇之則豈但推食存如傷之痾抑且及時寓收心之機夫天下有民何患無財天下無民何得有財有積必有有用之此其時矣雖然卽亟行此亦僅濟急之權未盡休息之理也總之二百年愛戴之民至於今而憂離合矣寒心哉且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國家虛耗財用所急需可徒責之骨立之民乎此又未論民散卽民貧而國已受病矣臣謂民有所必恤而不能終置者此也國以士爲幹士以氣爲主宋臣蘇軾有言賢人君子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

且此言豈特爲臣子告艱蓋以尋常之臣既無能益損於國家而氣節之士遇合又甚不偶欲人主長知此意而勿自奪其士之氣也今天下之士氣何如哉自以礦稅之故困辱於中人於是始不振矣司馬遷曰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蓋自昔已然奈何以陛下之士恣寺人之侵辱耶雖有罪不受况無罪乎雖中材不受况豪傑乎此損失士氣之大者也數年以來天下之士言念及此莫不痛心悲惋謂不意養士之朝而一旦輕士乃至於此思昔祖宗培護愛惜之心其謂之何惟冀陛下且夕覺悟毅然洗此垢辱然至於今幽繫尚未盡釋鬱抑尚未發舒陛下忘重士之思耶不知此其故不在士也蓋其無可奈何者在困抑之諸臣而蕭落未易振復者在國家之元氣也士氣興衰國運隆替從古相維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之所言古今明戒漢唐之世皆以易此致敗胡可輕啟其機也乃今又不獨此矣夫國家於人用之則使展布其四體不用則使明其進退之節今用則不用舍則不舍若進若退之介豈其所以禮臣而不進不退之身安可責之事主虛糜朝廷之爵祿養成

臣子之鈍頑又豈所以勵士氣而厚國脉哉臣謂臣有所必體而不能終置者此也臣子以節義事主不過去留兩途朝廷以黜陟御臣惟有是非二字故聽斷迅於風雷則賢奸判於蒼素臣竊觀邇年以煩言日熾清議莫憑三二年間幾成黨禍今日一人參明日一人救明日又復參則又復救紛然爭議廟堂遂成訟府亂國是損國體豈惟二百年來所不聞即自古至今亦未有也此何可長也而迄今未有一言以斷之徒使君子短氣小人肆志陛下忘定國之思耶夫有一人即有一人之賢否有一事即有一事之虛實如某人參某人某人言某事某人救某人某人辯某事就中肯綮情節勅部院從實議奪一切枝詞蔓語削而不論得失互存則囂爭自定朝議國體不終日而兩得之今之爲君子者曰陛下不處分無可奈何今之爲小人者亦曰陛下不處分無可奈何陳言者不得直其詞則蓄謀而忿爭受官者不得治其職則瘵官而待罪可否稽廟堂之衡進退失臣子之據非小患也况競議論而忘國恤既非方蹶之時所宜釀歲月而固黨援必至漢唐之轍再見故臣因感諸

臣之構爭而竊虞國家之隱禍今煩言雖覺少息然乃三鼓之垂竭非曲直之既判也夫使議衰於力倦安用國家之紀綱長競心而笑萬世莫甚此矣今爭心未平勢求必勝正君子小人中分消長之時尤治亂剝復喫緊轉移之候語曰正朝廷以正百官臣謂事有所必辨而不能終置者此也國家千萬年根本之重在於儲嗣古今千百年興亡之跡在於考詢凡人居得意之中不能見未然之事况太君之子生於富貴者乎艱難既所不習物理又未素嫻雖或告之以見前成敗猶將玩忽而不肯信惟是圖史一脉記古人之事出古人之口治亂興亡何以迭代小人君子何以消長千古一轍法鑒具備時時省玩使知世間果有此安不忘危之事庶有以開發其性靈而畏悚其心志耳是以三代有道之長必歸本於早論教正為此也今皇太子以主器之重承歡陛下之前天性之至愛萬年之長慮聖心自喻自切豈臣子能形容其彷彿惟是邇來講席不開且八九年天下臣民共切切杞憂切切延佇不得視為無可奈何而在廷臣屢懇竟未能得又真似無可奈何陛下忘勞愛之

忠耶然善敗安危之故終不可忽而天地祖宗之托終不可輕也以此言之則今日之學與不學而聖心之憂勞可知也奈何以寒暑之小愛妨毓德之大功耶昔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可為永鑒惟為宦官官妾所甚便故為賢人君子所深憂况儲嗣一身以冲年履豐豫之會耳目又最易移染者乎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賈誼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臣謂儲有所必訓而不能終置者此也此皆諸臣今所不能得之於陛下而相與付之悠悠者也然陛下會謂此數事可得而置之耶抑不可得而置之耶忘而置之必使至於勢極敝見欲置不能欲悔不可則無可奈何獨在羣臣耶抑亦在陛下耶可以思矣至於一切政事其叢廢而因以自悞者皆類此其至於無可奈何而終亦不能置者亦類此總之天下之事無一不為陛下之事陛下憂勤於天下之事是乃自理其無可諉謝之事故事不能釋陛下亦不能釋事為君之難自古記之今精神有二十年之玩易則政事有二十年之廢弛夫政事之廢弛至於二十年則亦蔽極思反之時矣豈以法官之清宴不異於二十年

之前遂謂天下之事勢亦然可終置天下於不念
終付政事於不急也臣聞唐虞無爲之治也然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未嘗敢專諉之臯夔而
不聞漢文刑措之主也而賈誼警之積薪厝火亦
不欲其專責之絳灌而自逸誠謂天下之治與不
治在政事政事之治與不治在君心是臯夔稷契
之臣所不能助其力而人主自爲藏身之計亦不
敢坐責之臯夔稷契之臣也彼聖主猶不敢托之
且如此况居今之時可舉天下之政事付之深居
高拱之中哉今以常日臨御幾成曠世之奇蹤便
殿訪延亦若終古之殊遇從古幾見否隔如此可
以望達上下之情長享安寧之治乎今天下敝極
矣憂時者恨不能盡言也惟是陛下不知政事之
切身則視人適政間總屬尋常繼之以畫地指天
痛哭流涕然不以爲迂則以爲過厭棄之生恒必
由於此卽臣之所謂徵數事固取陛下之所習聞者
以建白之所謂尋常實皆陛下所不能終置之事
而今乃皆使之無可奈何矣固謂敢深言天下事
也臣惟願陛下於靜虛時一熟思之庶真知天下

之治亂乃與身之安危相關政事之得失乃與天
下之治亂相關因以推求今日之政事得之耶失
之耶則於所謂藏身之道者安之耶危之耶將無
小大無敢慢之意必有竦然懼悟而無俟臣詞之
畢矣不然但漫言修政上下相蒙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天下之事臣愚有所不能知者矣夫天下事
救之於未敗則力省而功倍救之於既敗則力勤
而功難今亂幾雖已叢集而亂形未至决裂但舉
念有泰山之安而坐視有必至之敗天下至重陛
下不宜自輕社稷磐石之固願早留意計之勿謂
臣今日之言爲妄也臣草野愚臣無所知識本不
敢輕易有言惟是一念狗馬愛主之誠區區不能
自已故不敢顧其狂陋之罪而冒言之極知塵露
之微不足補益於山海然芻蕘之言聖人所擇懇
乞聖明垂神省覽臣干冒**據實披陳疏**題爲大工
先臣蒙誣未白據實披陳仰祈聖鑒勅賜核實以
垂信史事臣惟國家有大事臣子有大節節者事
之幹也有真才品乃有實經濟未有根本不立而
能有濟於事者也故從古無無是非之大事亦無

無怨謗之勞臣蓋急公者以癡腸爲擔負不顧人情之思怨持議者以筆鋒爲是非不知任事之甘苦是以任勞甚者嫌咎爲鵠而叢忌深者黑白易形此古今任事之通患也但在昔大臣遭讒負謗者位尊跡顯望有明白之日若小臣則人微事輕雖有磊落之才孤絕之守一經取斥沒世沉埋矣人生富貴可捐生死可捐而此心此節卽遭薄蝕而不可使晦也苟衾影無內負之慙雖小臣有必伸之氣此臣所以反覆思維欲爲臣父一申雪者也臣父盛瑞今蒙聖恩復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致仕原任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也臣父所以遭蹶於時者以己亥年京察拾遺河南道御史趙士登論之也趙士登所以論臣父者以修乾清坤寧兩宮執持太堅節省太甚讒致太衆也夫以執法爲翫法以省費爲浪費以廉吏爲墨吏此亦從來論人之常士自有品士登何足深尤臣父豈遂爲不幸以故二十年來臣父業已相忘卽臣前日乞恩復職疏中亦不敢侈言其事而失臣父盡職無求之意也臣接邸報見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修史一疏內有大驚大費若兩宮三殿之炎灰等

語誠謂兩宮與三殿等災爲國家之大災役亦爲國家之巨役修復之日其間歷時之遲速官屬之貪廉費用之多寡不可不脩核其實詳記其事以垂勸戒伏念兩宮之役臣父實始終之受盡勞苦費盡調停經度確有定畫節省數以百萬乃怨忌一興前功盡廢國家不但不得受節省之益而節省之臣且爲士登白簡擯斥之於外臣父不但不得光節省之職且以節省之故而併廢其可用之身土木之事脩極左撓右掣之艱苦任事之難不盡規天條地之機宜若不細稽其曲折而惟成案是錄則但任國家之物力辦國家之工程亦何事不可了何工不可完異日者史官記事亦不過曰某年月日工興某年月日告成而已卽載錢糧數目亦不過如昔年鑿工之疏費以鉅百萬石價居其半而已天下後世但知有不可省之費亦孰知有不必要之省哉是不但使臣父之才品與士登之叅疏終混淆不辨卽大工之始末亦不得其實錄也臣故敢不避煩瀆冒死爲我皇上陳其大畧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臣父以營繕司郎中適當其事興大役於創始之際百度勞心檢

殘贖於蠹蝕之餘塵土眯目越數十日乃得嘉靖時修復三殿往例斟酌而行之維時工程重大經費浩繁內之則狐鼠盤據橫肆其姦欺外之則宵小垂涎競開其谿壑蓋人人視為金穴居間殆無虛日假令一無骨者當之則容容多福取朝廷之金錢付之亡何有之鄉亦孰從而稽之乃臣父身抗強禦力塞漏卮不肯假借一人不肯濫觴一事使紛然抱所欲而來者皆黯然失所欲而去於時蓋已蘊蓄眾怒誠不自量其力之弱也本年七月初十日開工十月即具題豎柱至二十五年五月內得旨是月即具題上梁至九月得旨二載經營兩宮底績自創始以迄垂成完過乾清宮坤寧宮交泰殿暖殿披房斜廊乾清日精月華景和隆福等門圍廊一百一十間俱蓋瓦通完又營造神霄殿東裕庫芳玉軒豎櫃二百四十座板箱二千四百個通共用銀七十二萬兩有奇內鑄錢積出銀四萬兩有奇實用銀六十八萬有奇節省營繕司實在庫銀除借與屯田司十二萬兩都水司九萬兩虞衡司三萬兩外見在九十三萬兩有奇兵科給事中胡嘉棟之疏見在可查也豈有鉅百萬十

分之一哉監工者已不悉其事矣又何恠于士登也臣父以二十六年九月內陞任其後傳聞奏繳之數殆二百萬臣乃知事無巨細土木亦須有劑量官無大小郎署亦足佐盈虛臣父為省為費為介為貪一檢册可查也乃士登疏臣父曰楮隸莫罄其贓私夫謂之多贓以兩宮之侵漁也乃兩宮費不踰七十萬臣父又安得如許贓私耶假如臣父郎不自愛亦豈能神輸鬼運使大工不費一錢舉六十八萬悉掩為私藏哉雖然惟費以六十八萬所以來士登多贓之誣也何也蓋自峻絕營求之人而已伏切身之毒矣當日蟻聚羶集其難言景象獨臣父知之耳不可得而訴人也乃若顯肆姦謀公然見之章疏者亦可畧指也如請差官四川採木則有如百戶李綸請改臨清窰於武清用內官監督則有如指揮林朝棟百戶張文學請採五臺山沿邊樹木則有如西河王臣父皆一切具復不行荷蒙神宗皇帝俞允此皆謀之歷時失之一旦能無憾乎然最者無如徽州木商挾資數萬規圖厚利內倚東廠孫暹外結輔臣張位要求買木劄付十六萬根勢在必得堂官徐作業已許可

臣父斷斷不與鑽求不行遂敢捏名賣奏一爲吳雲卿一爲駱金源一奉明旨再奉特旨商人揚揚入司言語無狀自謂奉旨之劄如取諸寄卽堂官亦竊笑臣父無計以拒不復能堅執臣父徐論以五事載劄付中於是各商垂首喪氣憤恨而出與居間之人飲恨切骨又加以衆不得意之口而拾遺遂爲報復之具矣此皆大工切要事體史臣豈能知其詳乎且夫三殿之例具在也當兩宮初建事屬宸居其任惟郎中之能其不在也當兩宮初建卽有大智大力當之而頭緒繁多不免疑畏則稍糜朝廷之財多取衆人之力以自爲寬餘地或亦人情乎若一一引三殿事例豈其不足以藉口而臣父不肯爲也臣請試言三殿之大者以錢糧則有加派於是各省直丁地歲增銀百萬而督催之者則有四御史以川湖採木則有差官而特遣之者一侍郎一都御史兩副使兩主事以採石則又差官而職其任者一侍郎兩主事理刑又一主事以蘇州燒造則又差官而專其事者郎中李芳至也以夫匠則取之河南山東山西以車騾則派之順天等八府以金磚顏料則取之滇粵此皆窮天

下之物力萃衆人之精神以成此役也兩宮有一於是乎六十八萬之費止取足于事例銀兩而事例又不肯濫及于臨民之官郎戶兵兩部各應協濟三十萬皆留之該部未取用也是不但一毫不取之於民亦且一毫不取之於庫方開工之始查得見貯庫銀不過三十七萬乃工成之日反有九十三萬之積則謂臣父非小有勞動不可也最大之役是臣父所謂不須多費之役而省費之臣是士登所謂最不肖之臣不亦異乎至如大石窩石料是監工之臣所謂居鉅百萬之半者也乃臣父止用一主事郭知易辦之而有餘而總計其費不出六十八萬兩之內且不但不如監工之言已也而又創爲十六輪車以代早船查得三殿時中道階級大石運以早船比至京計期二十八日計費十一萬兩有奇兩宮中道階石與三殿同運以六十輪車比至京計期二十二日計費七千兩而縮只此運石一事而兩宮之費視三殿不居二十分之一也而十六輪車又遂爲該部永利矣以至夫匠車騾則召募金磚顏料則召買若川湖採木若蘇州燒造第責之該地方官爾而事亦無不集也

寧惟不病民亦不病商寧惟不勞一大臣亦不多
設一小臣兩宮不一載金碧輝煌而人不知役事
省功速而士登乃謂爲貪官之尤尚何言哉夫西
臺天子耳目之臣也黜幽朝廷錯枉之大也將懲
奸警墨於是乎在而孰謂抑枉不平顛倒失實如
士登者耶想士登下筆時固自謂快心一即署耳
豈知孤寒特立苦心營職節省百萬之勞臣一筆
掃除乎臣極知郎署鴻毛不足勞士登在念獨念
留部亦朝廷之財兩宮關宸居之重且人臣才品
亦何分于官之大小哉今臣父已矣即謂盡如士
登言今亦復安得臣父而罪之即謂不如士登言
今亦復安得臣父而官之升沉已付彼蒼功罪均
之泡影置之亦人事之常言之亦無益之慨且臣
父已忘士登於二十年之前臣又何用追訟于二
十年之後但臣既重惜臣父之名節耿耿不能已
又感臺臣之言謂兩宮事既非常國史必宜傳信
念臣父一片苦心幾許精力無日不與豪貴忤而
撼之屹不爲搖無日不與中璫處而制之使不敢
肆奉不相能之堂官擔莫相爲之事任卒之氣定
而不回事集而不擾大工告成人第日尋常土木

事耳而孰知實心幹濟之臣卽瓦礫之中具有如
此艱難哉假令以臣父所脩嘗之苦移而試諸眉
睫間難措之事何以遂不如人卽受中傷以去猶
能使千古義烈之士咨嗟太息而惟以爲土木之
事今幾何年矣已湮沒而莫之知則所處之事然
矣使嘔心傾膽之臣以輕微見遺此臣之所以掩
涕自傷也用是乘修史之會輯其大畧仰干天聽
伏乞勅下該部查臣父經手用過錢糧是否六十
八萬完過兩宮工程是否蓋瓦通完存留在庫銀
兩是否九十三萬士登拾遺疏指是否分毫干涉
明白昭雪錄付史官以脩大工始末使天下知朝
廷之上真是終昭秉筆之臣直道不晦雖郎署小
臣土木鄙事數十年後猶不忍沉屈將實心任事
之臣知是非長存雖捐一官無遺憾矣倘該部必
以奏繳錢糧數目爲碍則今殿門方始艱苦更倍
當事之賢其調停節省必有千百于臣父者執法
招尤千古炯鑑能不爲異日身名各地而爲臣
父留此一綫公道耶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呂坤

特薦輔臣以贊聖治疏

訪得原任大學士王家屏
兩間正氣崢嶸一段忠心

藹藹立朝大節當與日月爭光輔世弘猷可使乾坤交泰一自乞身之後不忘憂國之心臣以爲軒轅六相虞帝五人貳公弘化之地尚未盈員一德咸有之臣豈宜在野至其去國心迹臣請得而備言之先是皇長子當冊之際係皇上欽定之年科臣仰遵成命及時請行皇上偶震天威盡加斥逐中外臣民皆有廢長立少之疑惟時家屏亦以爲疑而臣獨不疑也臣寄家屏書曰無激皇上皇上聖明廢長立少斷斷乎其不爲也其可信者有天生萬物皆先長而後幼譬之於樹中枝其嫡子旁枝其庶子也中枝未樹不可無中心將扶高大之老枝乎抑扶續發之新枝乎皇上觀於萬物之理孰矣其必不廢長也一自有國以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三代明王未之有改也改三代明王繼立之常經於理爲悖皇上考於哲王之事孰矣其必不廢長也二高皇帝大建藩封懿文太子長子也次秦王次晉王次成祖燕王燕王齒居第四懿文殂高皇帝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欲立燕王當置秦晉於何地太祖無以爲辭遂止夫以成祖聖明遠過秦晉而高皇帝創業得以自專竟不

敢違歷代帝王立長之義皇上孝先法祖乃敢違高皇帝之成法乎其必不廢長也三昔周景王欲廢庶長子猛而立庶幼子朝致有毛伯之難魯惠公廢庶長子息而立庶幼子允致有子翬之變魯莊公廢庶長子開而立庶幼子班致有圉人犖卜齋之禍齊桓公廢庶長子無虧而立庶幼子昭致五公子相殺而啟十年諸侯之釁晉獻公惡庶長子重耳而立庶幼子卓子馴致二十年干戈之患衛莊公惡庶長子完而寵庶幼子州吁致有七人宰醜之刃春秋以來不可勝數皇上博觀前言往行何肯樂禍貪災其必不廢長也四人君紀綱名分與海內臣民共之親郡王將軍中尉等宗室公侯伯指揮千百戶等官天下奚啻數十萬非立嫡則立長卑幼不得奸焉此國家定制也皇上廢長立幼親郡以下皆欲廢長立幼封襲疏上該部議覆從之則天下相爭無已時不從則天子作法爲口實皇上者天下王侯之式樣也式樣一差四海効尤朝廷何以禁之其必不廢長也五昔宋太宗立真宗爲太子謁廟還宮都下軍民數十萬踴躍歡呼皇長子者天下臣民所仰望者也萬一棄而

不立無論天下兆民互生異議卽滿京文武百官
數十萬大小軍民未必肯服皇上知中外人心久
矣其必不廢長也六無論中外人心卽兩宮聖母
欲立長乎立少乎九廟神靈欲立長乎立少乎皇
上以孝治天下而傷聖母之心拂列祖之意其何
以視萬方皇上何等聖明而肯爲此哉其必不廢
長也七坤聞道路之言皇上每見長子聰明便生
歡喜國有長君乃社稷蒼生之福生而明睿又國
家永命之基皇上有幾子寧不知孰壯孰弱孰賢
孰否乎其必不廢長也八皇貴妃每勸立長雖古
賢妃何以加焉此皆明於天命察於人心洞觀禍
福之機熟知安危之計者如此忠言皇上豈有不
從之理乎其必不廢長也九皇上言極堅定事不
更張坤歷官中外二十年未嘗聞聖主失一言之
信數年以來立長綸音無慮數十下矣載之史書
刊之邸報兩京十三省以及中外千萬億兆人民
莫不耳聞目覩而一旦更之後有詔書其誰敢信
夫使臣民不信朝廷非社稷無疆之福其必不廢
長也十蓋皇上至誠真實之心不信於臣下已自
難堪而科道忠直懇切之諱又激於宸衷安得不

怒雷霆震擊斥逐言官而天地仁慈久當寬宥坤
何以知之昔者朱鴻謨趙世卿等以忠直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顧憲成黃道瞻等以忠直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曾乾亨董基譚希思等以忠直得
罪矣皇上今已顯用聖主堯舜之心乾坤之度何
嘗以一言一事深罪言官竟成棄擲哉古人云明
主愛惜人才自爲社稷計皇上不輕社稷何肯不
愛仁賢徐俟天顏自霽耳大抵臣子之於君父迫
切懇直徒足以甚其嚴威委曲和平乃所以成其
聖德閣下大臣聖主所重倘積誠感動自無不回
之天惟無激幸甚彼復書曰家屏侍皇上左右積
有歲年知皇上深皇上聖天子也家屏何敢疑其
立少惟是皇長子春秋向盛及今不早教諭何繇
端蒙養之功諸言官進勸甚忠及今貶謫過嚴誠
恐傷虛受之量家屏忝列輔臣旣不能匡救聖明
又不能保全忠直義當引退若過激之罪家屏不
敢辭倘聖恩浩蕩薄譴而賜之還家屏不敢一日
忘內省其何敢一日忘聖恩與家屏往復之言如
此臣以是知家屏忠貞天植獻納成聖主之明禮
義自閑進退得大臣之體伏惟皇上特起丘園列

之殿閣俾與二三輔臣同心
 佐政太平事業指日可興矣
楊東明饑民圖說疏
 題為中土民窮已甚時事萬分可虞乞大溥皇仁
 以奠民生以培邦本事蓋自中州被災以來諸當
 事臣所徼惠於皇上者不啻渥矣臣亦何容置喙
 哉顧臣河南人也離家未久聞見頗真欲默默無
 言實戚戚在念欲勉強言之則灑泣而筆不能下
 恐皇上覽之當亦潛焉出涕也近廷臣自南來者
 所傳光景益惡而其禍將不獨在民已也臣為蒼
 赤抱痛復為宗社懷憂謹披瀝為皇上陳之粵惟
 去年五月二麥已見垂成忽經大雨數旬平地水
 深三尺麥禾既已朽爛秋苗亦復殘傷且河決隄
 潰衝舍漂廬沃野變為江湖陸地通行舟楫水天
 無際雨樹含愁民乃既無充腹之資又鮮安身之
 地于是扶老携幼東走西奔饑餓不前流離萬狀
 夫妻不能相顧割愛離分母子不能兩全絕裾拋
 棄老羸方行而輒仆頃刻身亡弱嬰在抱而忽遺
 伶仃待斃跋涉千里若旅舍之難容匍匐歸來嘆
 故園之無倚投河者葬身魚腹自縊者棄命園林
 凡此皆臣居鄉時聞且見者也迨至今日更不忍

言斷草萊以聊生刮樹皮以充腹枯容黧面人人
 俱是鬼形恨地怨天箇箇求歸陰路向者猶賣兒
 女今則割兒女之尸體昔也但棄親身今則食亡
 親之骨肉道路警急行旅戒嚴村落蕭條煙火斷
 絕難支歲月乃相約以捐生無耐饑寒遂結聚而
 為盜晝則揭竿城市橫搶貨財夜則舉火郊原強
 掠子女據此洶洶靡寧之勢已有岌岌起變之形
 此臣近日所聞甚於昔日所見過此又不知何如
 也臣聞君為民之父母民為君之赤子今赤子既
 已無聊矣而君父何忍坐視哉且民者君所恃以
 富貴者也欲保富貴不可使民饑而死使民饑而
 死欲保富貴得乎哉故保民所以保社稷棄民所
 以棄國家今日保民之政非大破拘攣之見弘敷
 曠蕩之恩必無以拯卮危之民而消隱伏之禍也
 夫國家東征西討帑藏幾空大司農方且勞心焦
 思勤拮据而靡措而臣乃疾首蹙額呼庚癸而告
 急臣豈不知國計之難哉第念忠臣謀國固當慮
 其所難而智士審時尤當救其所重今蠲租之令
 不下則有司之催科猶嚴內帑之金不施則下民
 之仰望頓失催科嚴則有刑罰以驅之叛仰望失

則無思德以結其心以無所可懷之德迫于有所
可畏之刑即慈母不能保其子而國家能以有其
民乎當此之時不肯捐以養民者不能不發以養
兵養民之費十一而禍泯於無形養兵之費十九
而變伏於叵測且河南山東之地無為之教盛行
倘奸雄攘臂一呼則四方望風響應欲蠲以輯之
而民不從欲賑以懷之而民不聽收拾無策懊悔
何及故論君民一體之情則不忍不蠲不忍不賑
論利害相關之勢則不可不蠲不可不賑今議者
之難於蠲賑也欲聚以脩散而臣之必欲蠲賑也
則以散為聚聚以脩散未必得聚之實散以為聚
陰收不散之功謂宜急下明詔蚤示蠲恤毋令閭
閻枵腹之民胥為囹圄含冤之鬼蓋古者有歲相
仍猶然用一緩二今也生民相食何忍剝髓敲骨
且暫停之終屬難完又豈若顯除之使民一快哉
至於發賑一節向來未見允行雖留該省見在之
金無以明朝廷特頒之惠昔曾發三十萬於陝西
又曾發四十萬於江南皇仁業厚於往年恩賚可
薄於今日臣昧死請於戶工二部各發十萬餘金
蓋戶部本錢糧之府而苦於連歲之用兵工曹非

賑貸之官而宜念生民之孔急况目前無所營建
積蓄方在贏餘謂宜那借一時不妨後日還補臣
又思此二十萬金聚則為重大之惠散則惟涓滴
之仁欲固嗷嗷民心還須洋洋德意宜下勅書一
道極言軫念之情更遣近臣一員授以宣達之寄
然或委用不當又徒騷擾地方臣博採輿論之公
兼酌才品之當有光祿寺寺丞鍾化民者一任縣
令兩任按差到處皆能救荒至今人猶頌德如令
奉命而往必於荒政有裨尤須假以便宜方可展
其才畧蓋發帑金以緩須臾之死遣使臣以聯携
貳之心弭變恤民莫切於此嗟嗟臣秉筆屬草之
時皆饑民奄奄待斃之際早一日則多活數千萬
之生遲一日則斃數千萬之命臣望皇上速留意
焉臣識短才疎不能盡寫饑民之狀因繪而為圖
附之以說用塵乙夜之觀庶知萬民之苦臣言有
限臣慮無窮臣之臨毫一字一淚臣之伏闕萬懇
萬哀伏乞勅下該部速議施行萬民生死之關邦
家安危之本在此舉也臣不勝涕血顛鳴激切祈
請之至

李戴疏通鹽法疏

題為疏通鹽法以靖地方事竊惟國家資

鹽利以供邊餉特設各運司以統治之所以裕國也其食鹽戶口各照地方遠近劑量分屬亦所以便民也遵行既久無容別議矣邇緣黃河以南鹽價騰湧私販甚衆前歲礦盜角利嘯聚千餘騷動地方幾成大變一時撫按具奏幸蒙嚴旨切責勒限捕緝然後首惡就擒餘黨解散臣于彼時猶竊疑之臣世居河南自有知以來未聞鹽徒如此其衆也比奉使入晉過太行入河南之境詢于道路訊之父老僉曰鹽徒之衆由官鹽之不行耳然官鹽之所以不行者有三河東鹽花之生太減往昔取數不盈一也山路崎嶇轉運不便二也商人因脚價之重不挿和不足以償本沙土叅半味苦不佳三也民不可一日無鹽而官鹽既少又不堪食故私鹽者日益盛有司奉法又不容不多方捕之則鹽徒不衆勢曷以行是以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各持利器往來自如官兵趨而避之莫敢誰何原其初心不過求自衛耳但此輩多無籍之人而強悍之徒也黨類既多肆行無忌或禦人于晝而攫其行李者有之或穿窬于暮夜而劫其財物者有之民雖被害猶多不敢鳴之于官畏其復

來加害愈慘縱鳴于官亦不過案候而已抑將奈之何哉今日河南之人非無鹽之患寔鹽徒之爲患也欲驅鹽徒使不爲害又非可以法制禁令爲也亦惟于鹽法而少變通之耳夫鹽徒之所販者豈盡本土私煎之鹽哉蓋河北彰德衛輝長蘆行鹽之地也河南汝寧陳州兩淮行鹽之地也鹽徒與販在北者取之長蘆在南者易之兩淮是河南五府各屬河東其實所食者長蘆兩淮之鹽矣民食朝廷官鹽乃今假手于鹽徒之私販不亦深可惜哉爲今之計莫若量爲通變近北者分屬長蘆近南者分屬兩淮近西者仍屬河東庶鹽行既便其價自減彼私販者不禁而自息矣說者曰河東一運司也行鹽地方頓減若干其誰與我殊不知運司所職掌者國家之課也地方減則國課亦減而催辦更易矣况會典所載開封一府原隸山東者也後乃改入河東當時可改今獨不可改乎汝寧一府舊隸河東者也今乃改入兩淮汝寧可改別府獨不可改乎或又曰長蘆兩淮各有常課驟增若干其誰與我是不然河東之鹽生于池者也長蘆兩淮之鹽生于海者也池之所生有限而海

之所生無窮長蘆臣猶未親見若兩淮則臣作縣時所熟睹者也鹽包堆積如茨如梁必五年而後掣商人往往告困若干淮北每歲四單之數加掣一單抑或于每單之中加增若干引民與商人實兩利之也言兩淮則長蘆可例知矣以此有餘補彼不足于國課既無所損而鹽徒以息地方以寧于黎民尚亦有利凡此不過一轉移之間耳亦何憚而不為耶此事凡行部地方者皆知之第以事有專責言輒顧忌獨不思以各官視之各人之事也以國家視之一家之事也哀益國家之稅課而奠安國家之人民有何不可而可以成心拘之哉臣河南延津人也延地鹵薄民皆煎鹽以供賦稅昔巡撫于謙題准通行故相延至今未曾有官鹽發縣者臣乃瑣瑣言之蓋目擊鹽徒之害恐起他變一念杞人之憂不容自己實非為桑梓私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轉行河南撫按會同各巡鹽御史虛心酌議因其遠近從便分屬即量減河東之引分派兩處則中原之地永無意外之虞其有裨于國家非淺鮮矣

王國寧拋荒疏
奏為劇郡災荒疊厄兵衝

慘絕難支泣額蠲賦移民更造重地事汲縣接壤京畿咽喉十省素稱重地驛路衝疲軍需督餉即當沃歲供役苦繁今則四載旱蝗合境癘疫戶口逃亡俱盡土地曠廢無耕寧等奄奄忍死之餘血枯氣咽匍匐千里一字一淚叩闕陳之汲民宿孽千天降罰慘酷自從天啟年來迄今未有豐歲民力日耗勉強撐支迨戊寅己卯之間飛蝗為害彌山蔽野吞嚙無遺二麥不登三秋失望然未至慘絕也庚辰入夏不雨交秋復蝗村落丘墟城市罄竭粟米一石價至十六千文漕糧芻豆一粒莫辦掘草根剥樹皮矣典衣裝拆屋舍矣賣妻子噉屍骸矣甚之父子相食矣夫妻相食兄弟宗親相食矣又甚之兵相食盜相食晝夜掠人充食矣傷毀天性滅絕人理盜賊羣行于郊外僵孱坐斃于街前宦族鉅家傾囊涸髓無濟枵腹之急而郡城虛無人矣延至今春百存一二有地無人者有有春人無牛具者雨澤稍沾剗肉播種而古今未有春生之蝗蝻遍野湧出平地厚積尺餘麥禾掃地立盡旱災瘟疫旋復交侵目今夏秋已交全無滴雨今歲不能播穀何時敢望收成顧後瞻前萬難存

活縱微上思賑恤豈能家給而人哺之即從此而五風十雨耕獲及時而牛種安資丁壯安在有何續命之術以待來年乎版圖空且隴畝盡荒猪面象眼之人形凶穢冤號之苦狀呼天無路祈死不能况鬪獻未平兵馬頻過斗糧束草動費數千郎時時搜括子遺日日更換守令追呼子不毛之地敲朴盡絕粒之人終不能無米為炊白骨再肉也幸一時有司多方緩輯履行蠲貸僅免脫巾而時勢多艱實難復繼乞垂矜憫危形遣官察勘特勅大兵往來經取別路另發軍需將汲縣一切新舊糧差通與蠲免仍於別省生聚地方量遷民丁編汲墾荒耕種庶有人斯可有土臣等餒魂幸存頂祝高深

范良彥條陳河工疏
題為微臣計日陞辭直陳切膚要害伏乞

嚴勅河臣祛積累以蘇民困事臣竊覩皇上數月以來種種新政有利必興有害必去且因月食儆惕諭令廷臣條陳時事尚恐有未盡興之利未盡去之害仰見我皇上嘉意民生國計至詳且切顧事有似緩而實急似小而實大者無如臣鄉黃河徹骨之害積有歲年當此希邁之時若不控陳於

聖明之前萬姓瘡痍何有極已亦豈臣之所以報皇上者哉臣中州人家於黃河曲裏目擊最真受害亦最苦請得而痛言之河流自潼關入汴延袤千里悉經臣鄉而開封以西率多山地水行地中未甚為患至銅瓦廟而東盡皆平野沮洳下濕潰決不時故羅家口蘇家林王家壩諸處歲築塞無虛日而其所需一應埽料若柳稍椿草檉麻等項舊例招商運買不知當日作何估計定立官價太少以故商人不肯應承因而遺累里甲包賠與河患相為終始郡縣有司念切民隱非不極意調停然既不能破一成之例又不能作無米之炊仍姪襲敝不得已而仍派之閭閻處處皆然亦勢之不得不爾也他不具論以臣虞城一邑言之如柳稍每束重六十斤平價可值銀六七分而官價限以三分是正數未足其半穀草每束重二十斤平價可值銀三分而官價限以二分是十已短少其三其餘椿木檉麻大率類是一邑如此他處可知兼之行水之地樹木凋殘不得不市之數百里外而脚力有費雇船有費搬運有費交卸上納又有費此等極煩極苦之差商人東西南北之人能強之應

役乎合計歲發官銀一萬兩百姓可包賠五千餘金而倍蓰而十倍愈多愈苦而藹餉等額外之輸不與焉中州腹心之地困苦至此前臣入都時生民嗷嗷遮道與臣轉控上司而未得當臣思此等景象不講求長久之法兩河赤子何有見天之日因思河南各府原有額定河道歲修錢糧有司徵解不時拖欠數多前歲管河道副使周鏞曾有查催面與臣言已得四萬之數不知各屬今可解完否夫此項錢糧即使使在民自當徵補解若無拖欠係別項借支亦當速抵原數聽河臣奏手給發應千則千應萬則萬如臣所言柳稍等項招商辦買一一準之民間公平價值或使少占利息商人自是樂就臣又訪沿河一帶上而尉家窪下而徐州等處亦有河工彼處柳稍官價即有四五分及六七分一束者臣之請增其價通商便民似非臆說况河道額設錢糧原宜用之河上取見在已輸之銀免眼前剜肉之苦濱河小民不其有瘳乎夫臣非敢以煩聒之論樹德桑梓水性就下東西其會歸也萬一臣邑羅家口之新堤一潰淮泗之間一帶汪洋陵寢重地不免受其浸濡且河勢既南誰

能挽之使北又恐徐州入運水勢乾涸而漕儲亦多梗塞臣猶記萬曆二十九年後水決蒙堵寺大河南徙當日為保陵濟運議築河臣曾如春曹時聘相繼受事疏請數百萬金兼七省之物力動二三十萬之徭役越歲工成民生凋敝兩河元氣實耗於此至今未復可為殷鑒方今東西交訌白蓮餘孽在在見告倘有河工興作即聚數千人於河干保無他虞乎此其憂又不獨在河也今總河張九德履任方新饒能辦此乞勅該部移咨管河部院及河道諸臣乘此水未盛發急為料理其一切埽料人工毋得陽存招商之名而仍蹈食派之實在上勿希心於扣除而令下得假手於乾沒自崇禎元年為始刻立石碑永不許擾害貧民此誠新政第一盛事蓋河決中州為臣故鄉而延及淮泗又在臣按屬今且濫竽江淮之役一出春明叩闕漸遠故請以一日瞻闕之身為兩地生民請命伏惟聖明裁察施行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皇清賈漢復更正驛路疏

奏為中州衝繁已極驛路更正宜早謹繪圖進

覽伏乞
勅部速議以蘇難支重困以免遲悞軍機事案照中
州驛通衝苦緣由臣先據陞任驛傳道僉事郭四
維詳稱河南驛通向日雖曰繁難官民猶可支撐
自從黃河決後東道水阻凡江浙等省一切差使
舊由山東馳驅者近皆遶道河南且邇來湖廣等
處捷報屢傳軍情孔急一差動用馬百匹或數百
匹卽至少亦不下數十匹是以河南旣苦本省差
多又苦別省遺累官民之心力空竭目前之供應
萬難本道再四籌維除酌增銀馬另詳呈請外察
河水已歸故道東路已成坦途往來差使仍前遶
道河南者總由奉差員役以東道久未經由遂不
憚遠遶因循豫省之熟路耳本道若不據實請更
將見夫日逃亡馬日倒斃中州驛站傾廢在肩踉
間矣且勿論驛站一倒興復爲難萬一遲悞軍機
干係非小等因呈詳到臣臣以事關驛路通塞軍
機遲速隨詳批該道確察向來某某省原由河南
行差某某省原由山東行差東路較西路所近果
有幾許南北差使分合各在某處某路直捷某路
紆遠脩細詳明開呈去後順治十五年七月初四

日據驛傳道僉事程滂詳據開歸等府察報到道
看得兩河驛遞疲困至今日極矣倒斃之報殆無
虛日酌補之請交牘如雲本道每接中文痛心攢
眉真有卧不安而食不甘者分路行差始救懸急
今各府具詳繪圖前來如出一轍本道細加參酌
大約山東驛路近而捷河南驛路遠而遠如自
京城南來從涿州分路一由新城雄縣河間景州
入山東境經高堂東平汶上兗州等處而入江南
省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二百餘里爲直徑
卽各省舊日所行東路也自涿州分路一由保定
真定順德彰德衛輝延津渡河而南經開歸永城
而入江南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七百餘里
爲遶道此卽各省近日所行西路也故諺語有弓
絃弓背之喻謂山東路走弓絃直則近矣河南路
走弓背紆則遠矣自河決以來奉差者陰受稽遲
而不覺未暇論其遠近郵遞者困于支持而莫訴
亦未暇論其勞逸因循日久兩承其弊困苦至今
豈可不極而思返况今河口已塞水歸故道山東
一路久稱坦途伏冀分晰奏

請嗣後凡遇差赴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公幹與

夫該省赴任齎奏解運及事竣回京者即與勘合火牌內實填由山東路行如赴湖廣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公幹及該省事竣回京齎

奏解運等物勘合火牌內實填由河南路行若此則兩河赤子固共慶再生即捧

節差使亦免棲遲長途矣在山東則還其所固有在河南則去其所本無實屬兩便非係推諉蘇驛困

而濟軍機豈目前之益已哉等因覆詳呈臣臣欲為經久長便之計遂不厭詳慎諮訪之苗因再批

布政司照依發去圖式將東西兩路遠近寔跡便否確情核明另圖安詳速報等因批司於七月十

一日據布政司左布政使管起鳳遵奉臣批覆察與該道相同繪圖呈送前來該臣看得中州之苦

驛遞為甚驛遞之苦近日為尤甚何也在當年衢雖通乎數省差原分有兩路衝途官民尚苦莫支

後因黃河衝決東道淹阻合天下差使率皆取道於豫而豫之夫馬是以屢倒屢逃豫之官役遂致

累逃累斃如郭店等驛驛丞張煜等其明驗也知今湖南捷報頻傳差使如織

王師南下軍機刻不容緩驛路衝繁更有信從昔日

者臣前在彰德供兵親見大路兩傍倒斃馬騾不可勝數甚有騾馬不敷累及民馬所夫不足累及

農夫禁之勢有不能行之民不堪命臣若及今不言將來馬必盡倒夫必盡逃逮軍機一悞言已無

及即將官役盡法嚴懲於事奚濟今欲蘇驛困而濟軍機惟在更正驛路照舊行差之一着耳且山

東之路近而直河南之路紆而遠况黃河已歸故道東路依然坦途如湖廣雲貴等省路原經河南

者勘合火牌內註由河南如江南閩粵等省路原經山東者勘合火牌內註由山東分行則眾擎易

舉偏苦則獨力難支總是皇上之地方總是皇上之赤子一照舊而疲驛有興起之色軍機無遲

悞之患矣臣亦知久息之肩一旦而復使仍舊東路官役諒所弗悅但臣惟知為地方計長便為軍

機計直捷誠迫于勢之萬不得已又何暇更為瞻顧也臣謹將驛路繪畧會同鄖陽撫臣張

臣李合詞具疏恭進

御覽伏乞

救下該部速議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敬陳清察疏題為敬陳清察之實以竭愚忠以佐

國用事臣荷蒙

皇上不次之恩畀以中州節鉞朝夕圖維思於地方

大有典革於軍

國大有裨益者務殫厥心力加意剔釐以仰副

宵旰之宸衷俯救蒼黎之疾苦斯至願也乃臣自去

歲冬杪蒞任甫月卽有供兵之役往來道途介馬

睇觀見兩河地土頗多成熟隨於彰磁間卽通行

司道府徹底清察慮有司之有所畏忌也故首鄉

紳而次青衿俾為四民之倡又慮上下之舞文相

蒙也故嚴衙役而次愚氓用杜三窟之狡分為四

等約以三章仍宣布我

皇上恩威開以自首免罪之門諭以地清賦均之利

一時官民上凜屢奉之

明綸下遵前後之飭諭無不曉暢感悟爭先首報自

春徂秋源源而來臣仍念地有荒熟不同民有奸

良不一期以秋成之後委官履畝分勘始可撥剔

無遺故臣前疏以預陳始末並將清察事宜咨送

戶部復蒙

俞旨遵行在案今嚴催各屬俱已開報彙齊據布政

司左布政使管起鳳呈詳內開勘墾地一萬八千

三百三項一十九畝零應照定例三年起科俟年

終將勤能各官另疏

題叙外其自首地七萬二千五百六十四頃三十

二畝零應遵

恩詔免罪當年起科按地徵糧通計每歲約增銀四

十萬八千餘兩雖不敢謂遂抒司農之仰屋然太

倉一粒滄海一勺未必無小補矣倘此後尚有隱

漏在臣心力耳目所未及者料亦無幾仍前嚴行

清核多方勸墾察出欺隱地畝究招另報務使荒

蕪盡闢而原額無虧以仰答

隆慈於萬一此固臣一片愚誠夙夜匪躬矢心圖報

者也除花戶姓名及分別上中下地畝應納糧銀

細數清冊俟該司彙造到日另行報部外臣謹會

同按臣李

題伏乞

睿鑒敕部施行

裁汰冗濫疏

題為裁汰冗濫以清衙宇以祛民害謹據數上

睿鑒事竊照豫省大小各衙門人役經制既有定數

自無容額外多增但地方寬狹事務煩簡各有不同或文移多而用貼書或差使多而用幫差情勢之必然也蓋其間奉公惟謹者固有而藐法亂紀狐假鳴張魚肉良善冒免差徭亦恐不乏其人且事久人玩奸弊叢生况此輩有何良心有何忌顧其蠅聚鼠竄于公門中者不無媚官殃民擅作威福為利身肥家之計已耳故多一役則民間多一人之擾去一役則民間少一人之害利弊較然不待再計臣自到任後即嚴飭所屬凡一應公務俱立法催結文移因而減少臣不差人下司道而司道不差人下府縣亦不許差人下鄉矣公事既辦衙門自無多用案牘不繁冗濫理宜盡裁是以嚴行曉諭加意清汰又念法行自近源潔流清故清汰之法自臣衙門始除吏書承差皆照新例援納無可議裁及各役悉遵例留用外共裁革過旗牌聽用健兵等役玖拾壹名並司道府廳州縣佐貳等衙門吏書皂快等役臣屢檄嚴察通其裁汰過五千八十二名見今衙宇肅清民害盡除臣猶恐積蠹久戀難割各官徇情市恩陽奉陰違明革暗用仍行各府理刑官確察密報以憑參

究務俾恪遵

功令斷不容豺虎橫行壞法害民也既據該司冊報前來除將汰過名數冊送吏部外謹將裁汰緣由相應具

題伏乞

輝邑豁荒疏

題為

請豁輝邑包荒以救殘黎以

甦重困事臣以謗劣菲材謬膺撫豫重寄捐糜莫補夙夜冰兢惟期於地方利病殫力興除以仰報國恩無忝臣職而已如察地一事臣於未奉欽差之先已嚴行清察更多方勸諭八府一州計首

墾過熟地九萬餘頃業經臣繕疏具題造冊送部矣續據輝縣申詳內云輝邑自我

清定鼎原存熟地三千九百餘頃奈因前官懸裁併災傷復荒地一千四十五頃零田雖存而難耕民

已逃而未歸節年錢糧累民賠補雖素封矜庶漸皆零落即催償里役無一肯任民之控籲者不止

一端赴訴者日無閒晷萬姓凋殘兩官愁斃輝之累民累官以累

國稅一至於此若不哀懇本部院立請題豁則逋賦日甚包賠益苦蕞爾殘邑不至蕩為

丘墟不止也等情到臣閱之不勝痛惜因思民有熟地既令其首報為

國家增數十萬金錢若民有包荒豈可置若罔聞而貽百姓無窮之累乎但事于錢糧又未敢遽以

為信隨嚴行司府委官踏丈今據司府行委衛輝府同知等官鄭玄成等再四察勘據報人民委皆

逃亡前地的屬真荒至問其經管職名察其包荒緣故據詳起自順治二年已故知縣樊鈺捏報督

墾地六十八頃二十畝四分至順治四年例應起科則調任知縣楊日昇革職知縣史繼秀陞任知

縣佟國璽各任內雖有完納皆屬民賠比時年豐地少民猶有肉可剜至十年十一年水旱頻仍奇

災疊告復荒地玖百七十六頃八十七畝三分五釐連前捏報地共一千四十五頃七畝七分五釐

田土雖蕪國課難追縣令祇知鞭笞從事照例追呼貧民遂至瀝髓傾家轉徙溝壑分外之錢糧既不能包應

解之本折又不敢欠所以十一年後已故知縣王一元吳家禎等皆因包荒糧那借次年條銀抵補

本年正供自此日復一日年甚一年且勿論從前

之死者革者無可追問調者陞者又在

赦前即見有接管失察那移之官秦長春雖經臣等會疏

題參照例議處寃於國課正額毫末無補今輝邑荒數臣行察既確又

取有府縣官印結在案若不急為請命早賜豁除則逃亡終不敢歸荒蕪終不能熟官

徒降革無已賦額補足無期矣臣豈不知國用正拙地糧難以議除但除已荒之地正以保

見墾之地寬難完之賦正以永實完之賦又况此包荒地畝僅一千四十餘頃則所豁之賦原自無

幾沛涓滴以蘇窮黎當亦皇恩所不靳也除將逃亡花名各地糧清冊送部察核

外臣謹會同按臣李粹然察荒臺臣李森先合詞具

題伏乞

救部議覆 剽蕩機宜疏 題為詳陳賊中情形併 猷剽蕩機宜謹密疏

上聞請祈 睿裁事竊照海賊釀亂逆我

王化率土官民恨不滅此而後朝食况臣荷蒙
皇恩捐糜難圖稍有一得之愚不敢不陳於
君父之前以備採擇焉今有開封府推官劉望齡係
福建同安縣人與鄭逆同縣又與海賊踞處相近
深知賊中情形昔曾詢及本官乃云鄭逆不肯招
撫者全為賊將其輝牽制而鄭逆亦以其輝強悍
為恃今賊犯江南聞報官兵大創其輝已擒臣又
問及推官劉望齡前云賊所恃者其輝今輝已就
縛其中還有何恃遂據本官稟云賊之所恃為長
技者船也所恃為利器者火炮被陣也所恃為巢
穴者廈門水窩也所恃為腹心者賊將其輝也所
恃為手足者中左浯洲金門島中頑民也南人之
長於船亦猶北人之長於馬也大海之水波浪如山
與江河大不相同北人一登舟而暈眩將嘔吐
之不暇其何能戰故以馬則北人十可以當百以
船則南人一可以當十雖有船必不可用以航海
也此長技之不可不知者一賊船之中載有大砲
火藥藥迅利而砲手頗精然重大難于陸運故賊
人不敢離水而深入也至被陣者賊步戰用之一
人裸身執被右手帶刀數人執長鎗隨之站陣不

動以被當箭當過數箭之後翻被用刀砍馬槍手
隨後併進賊技止此矣然被既奔而槍亦重步走
四五里則不能行矣勝不能追敗不能走獨當一
面猶可支持四面受敵將一敗而塗地故賊人憑
水據險終不敢棄船而標掠也此利器之不可不
知者二船在大海之中無所棲泊颶風作則沉覆
矣故船必有棲泊之所而海水又有潮汐湍乾迥
異他水泊于岸側一遇汐而乾居人能以一炬焚
之矣惟廈門神前等處藏風聚水遇汐不乾遇風
不暴賊之巢穴所恃在此雖浙之舟山江之崇明
亦可灣船然其人既不習其地亦不甚宜賊僅
以之為信宿而終當以廈門為營窟此巢穴之可
知者三賊性多疑不敢信用異鄉人所用者皆無
耻菜傭獨其輝所轄二三千賊習於操練輝又狡
謀善戰誓無異志雖海澄公猶畏之亦以其強悍
而不肯降也但擒殺此獠則賊無所恃而餘黨皆
可撫可剿矣此腹心之可知者四賊既多疑而專
習水戰北人無所用之本州縣人又多受其荼毒
恨之入骨惟島中數千頑民家在海上生死共之
然其長技止此利器止此巢穴止此腹心手足亦

止此他郡之人不能知本地之人固知之有餘矣
等情又據本官密陳破賊機宜內云廈門離海澄
三都等處僅十里水程離同安高崎等處僅六里
水程近日海澄公有捐造八漿船可用以載兵其
戰馬只用水牌大筏尋覓本地水手鄉兵前導乘
海水將次時夜渡大肆焚殺相機而行得勢則奪
其水窩燒其積船未得勢則焚殺之後抽身速回
蓋用牌艇則賊之砲無所施因賊船大砲高則不
能中砲低則墮於水乘砲而進尚可飛渡况出其
不意瞬息登岸如迅雷之不及掩耳三都高崎等
處逐處可渡兩三路併進防之不可勝防也其重
于水將次時者次時水急畧淺小船及筏可渡而
賊之大船不能前進也其取于神速夜渡者搗巢
之策爲賊切膚大禍計無復之萬一困獸思鬪亦
當預防也其取于載馬者既渡登岸用精騎馳突
則賊自破膽而互相踐蹂也其取于本地鄉兵水
手者習水性知地利既識潮汐之期候復曉海賊
之伎倆用之馬步併驅鄉兵得精騎而膽益壯精
騎亦得鄉兵而計愈決也其取于焚殺而回者賊
黨無多可剪滅而盡也總之以閩人攻閩人此計

之得者且海澄公黃梧與賊有深讎又荷
朝廷大恩深知賊情此將之可用爲鄉導者也居民
如十八保八九都劉五店三都石馬等處皆遭寇
慘殺思欲報讎又習于步戰使之前驅此兵之可
用爲鄉導者也鄉導既有其人大約精騎數千隨
之可以制勝矣苟無數千騎隨之則登岸之後南
人不能騎突賊未喪膽而本地兵將亦未敢勇往
也至在閩鎮將如提督馬得功曾經過海亦用木
筏頗知水勢又廢弁王老虎素爲賊所畏服如用
此人破格委任俾會同滿洲大將督率精騎俱用
木筏小船併責成海澄公黃梧督率鄉勇及諸投
誠兵將刻期過海蕩滅毋致養癰爲患彼處海口
不過五六里寬耳或疑賊只據舟山崇明而不回
廈門可奈何曰賊雖外出而賊黨眷屬俱在廈門
搗其巢穴俘其妻子則人有內顧之懼歸竄恐後
誰肯從賊在外者且賊之子女金帛盡貯廈門而
神前水窩爲泊船要地皆賊所決不忍棄者搗穴
之策可無再計而决况賊既在外則廈門益空虛
無備而一舉可以廓清海島矣若搗其要害則賊
不敢寸步離廈門安敢復謀江浙此爲江浙畫策

非獨爲閩海畫策也搗之則江浙自安不搗則天津亦宜防船皆可到也至賊之腹心善戰者僅其輝一人耳其輝死則賊亦無所恃將授首就擒矣輝係漳州人與賊俱無降意萬萬不可墮其狡計而使展脫此又所當盡言而無隱者也等情到臣該臣看得海寇猖獗亟宜殲剿我

皇上自有神謀妙筭

內廷諸臣亦有碩畫運籌又何待臣之煩贅也但稍有芻蕘應竭愚忠請自

睿裁因臣屬開封府推官劉望齡乃與鄭逆俱係福建人又係同縣且與賊盤踞之處相近僅六里深知賊中情形併陳用兵搗巢一切剿蕩機宜此誠臣子區區一得未識有當

廟謨否也至見獲賊將其輝應付典刑况其性最悍其心最狡鄭逆之所恃者斯人也斷不宜留之以滋反側應請

敕江南督撫諸臣立爲正法餘孽自不難蕩掃矣臣謹密疏具

題伏乞

睿鑒敕部再加酌議施行

更正賦役疏

題爲中州地糧新增賦役

舊籍宜正臣謹具疏上

聞仰祈

敕部酌議遵行事案照賦役一書載錢穀徵解之確數開通省百代之章程但前此攢造賦役時事屬草創衛所地糧既不會歸併州縣各處欺隱又未經盡數察出在當日不過據見在額徵錢糧約定起存款數似非經久之良謨也况今臣遵我

皇上自首免罪之

明綸多方勸諭加意清察合首墾二項歲增國賦四十萬八千餘兩再加以前所屯糧歸併附近州縣以今日應起應存之新數較當年初刊初定之舊籍相去不啻天淵矣亦何以昭明信而垂永久哉合無將通省原報熟田併新歸州縣屯地與新增墾首錢糧合盤打筭徹底清核通照萬曆年間則例註爲定例務期不盈不縮合之原額上不虧

國下不病民逐一更正明白定爲成書庶各屬無異同偏苦之控而通省有畫一垂久之經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敕部酌議行臣遵奉施行

請賑饑民疏

題爲中州饑民

最眾倉糧積貯無多謹議照蠲賑事例請
救速賜舉行以收殘黎以固邦本事臣聞中州土瘠
民貧素乏藏蓋况流寇久踞之後閭閻十室九空
我

朝休養生息近雖漸有起色年來水旱災傷到處見
告南汝等府固均苦商羊惟歸德所屬羅災更甚
臣前據各府揭報已將被災情形及察實分數屢
疏披陳尚未仰繳

恩恤今分守汝南道呈裕舞等州縣汝寧府申新西
等縣詳稱汝南十六年先潦後旱麥秋俱失目今
斗米價至千錢百姓無銀羅買有食草子食橡子
者更有啖樹皮茹草根者至歸屬睢永等州縣有
稱賣妻鬻子而完

國課有聽其追比恐受刑辱者有稱扶老携幼逃
竄而之四方者有啼饑號寒展轉而為餓殍者有
稱紳衿巨家田產莫售赤貧小戶稱貸無門徒仰
大而悲泣者種種苦情聞之令人痛心疾首臣因
聚諸紳衿而問之曰歸屬較別府夙稱殷厚何一
經水災遂爾窮苦至此據稱歸俗糧積窖中地處
窪下今歲靈雨連旬徧地行舟不惟本年之麥秋

俱已朽爛併從前數載積蓄悉被漂沒所以歸屬
之災荒較別府獨甚歸屬之逃徙較別府更多臣
一聞此語五內如焚除當行各被災州縣令動本
處倉糧速行賑濟外又徧檄別府所屬但有流民
至彼查非滿州逃人亦准量動倉糧設廠煮賑俾
枵腹之眾不致相率為賊餓死溝壑又慮常平之
儲備有限望救之災黎無窮杯水車薪恐莫能濟
隨先捐銀三百兩分發歸屬九州縣嗣又捐銀二
百兩分發汝南二府汝寧貢知府金鎮南陽貢知
府王維新歸德責推官符應琦各親歷所屬代勸
官紳士庶協力捐恤共回災變仍曉以順治十二
年吏兵二部題覆直隸官民蠲賑叙錄成例當有
寧陵鄉宦李若星首先輸谷八百石夏邑鄉宦李
培真輸谷一千石永城鄉宦李胤岳輸谷五百石
急公倡義均有足錄第蠲賑事例久經停止今當
災侵叠見人民逃亡之時合無

救下該部查有災荒地地方仍照前例行令各督撫按
廣示勸勉庶人心知所鼓勵而樂輸必多賑濟有
所資藉而生全必眾若舍此而再置安民弭盜恤
災固本之良法似無計也事關民生存活地方安

危相應會同鄖陽撫臣張

按臣李

合詞

具題伏乞

敕部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李粹然河夫苦累疏

奏為

河夫第一苦累屢議終無實着謹據末議仰請
 睿裁事切惟論治理者首重保民務保民者亟課實
 政度緩急審時宜斯可以言為政矣言必行行必
 信斯可以言實政矣若地之見緩而實急民之似
 逸而偏勞者則今日之中州也若事之議多而鮮
 成情之最苦而無告者則中州之河夫也河夫一
 節稽之古制原出僱募合之人情原應僱募今以
 派為募者格于時絀故也其如地劇人稀差煩費
 重處處皆然大路尤甚歲有本處之工有協濟之
 工有塞决之大工有補葺之小工雖工有停時而
 派調殆無寧日將謂既有工食雖派而即募詎知
 工食不敷雖募而仍派也且開銷每於隔歲官役
 多有侵漁即此不敷之工食尚不得如數依期是
 全無募之實而僅存派之名矣在窮民之身役者
 未免懼農失業在殷實之倩人者不無被勒多端
 里下有催提僉解之需擾工所有攬頭夫棍之刁

難輒見逃而復提解而復派一夫之累可以傾家
 可以喪命雖內外節經條

奏迄無良法處此臣所謂議多而鮮成情苦而無
 告者此也臣自入境之初即親得河夫之稱苦會

先以堡夫之累
 上陳而尚未槩言及此者蓋河夫正奉部文會議
 臣力求補救之實未敢空言其苦耳適准總河臣

朱之錫為河工
 國之大政會彙併河夫徵派當更一揭凡派夫之

原委遠近之分析及衝疲之臨期酌減言之已詳
 無庸復贅又據分巡大梁道臣沈荃條議六款言

多可採如河夫之均派酌調立法稽查定期更替
 以及修濬內河四款俱臣與河撫諸臣可以酌妥

而徑行之者臣正在區畫期得一平易而可著之
 實行行之而立見蘇息非請
 旨不敢擅專者則衝途免夫與首地免派之二事也
 河工必不可悞則河夫不得不派民力必不能支
 則衝途不得不恤若曰臨期量減仍虛語也若曰
 加之僻邑而僻邑亦非不苦恐致比例而呼又將
 誰改臣愚以為衝途業有本處之苦累河夫亟應

全免計中州一百八州縣處於大路者如磁州安陽湯陰淇縣及縣新鄉滎澤鄭州新鄭禹州襄城葉縣裕州南陽新野許州臨潁鄆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州一帶不過二十餘處在小民減一名便得一名之實惠在公家少一夫須有一夫之着落若槩言催募似難輕議於此時而所減無多應責河官之募補如其謂催募之難也則河官各有衙役河干向有攬頭獨不可照民間鳩工之例以効倩覓之力乎如其謂工食之少則民為

朝廷之民官為

朝廷之官設官以治民分職以治事即為民稍任其勞稍分其苦亦不為過况官則可以詳議設法而民則永累莫伸變通之法或亦有人心者所不忍辭乎若上歲自首地畝雖蒙

恩宥從前止徵見課而民多剜肉醫瘡之苦寧有三年五年之蓄並徵兩年之額賦于一時良非易易如再派河夫等役則地雖有增而民猶是民也催呼一迫必至逃亡一切差徭悉宜免派養其餘力固其恒心正所以裕正供耳至于道臣所言踏勘確核以杜報地之虛懸者臣亦早慮及此先已

嚴檄藩司通察無則取結存案有則另行入告臣總為

國計民生起見減之民而責之官權也將見天下大定衝者為緩勞者成逸又何子來之弗効也予之業而示之寬暫也將使四方來歸蕃息漸臻草萊漸闢又何貢賦之弗充民不累而工不曠斯為折衷言可踐而事可行斯為實着愚昧所及悉以聽之

睿裁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輪流飼馬疏

題為飼馬既定輪流甦民宜垂長便謹抒末議

仰請

聖裁事切照供兵喂馬為地方必不容已之公事如謂輸將之難則糧料草價以及運送脚價一一各有開銷初未常有累民如謂力役之煩業于上歲三月間兵備巡梁道臣沈荃條奏議於直隸之廣大順河南之彰衛懷六府輪流喂馬奉有

俞旨無復有偏苦矣臣于昨秋去臘兩歷河北皆值衛郡供兵時也臣惟嚴禁官吏之侵尅與勢豪之抗延以期無誤軍需而止及察之民隱質之輿情其苦實有至偏者則輪流之未信也其累實有無

告者則取辦太急而芻糈與諸物之難齊也殆非立法之不善抑亦推廣之未詳耳臣愚謬列三條敬為

皇上陳之一輪飼之定例宜申明也原議應輪六府較其冲僻繁簡衛輝洵稱至苦自議之後有羅大將軍于七月內旋師趙大將軍于十二月旋師俱在衛輝喂馬五府未輪一次是衛輝半載而兩經于役非獨偏于五府乎蓋緣自北而出者部文必挨次行自南而返者往往只在衛輝文到立時催辦且不敢以彰德改移又何敢以直隸推諉今欲伸輪飼之令須明頒一定之規如今次餵馬于河北則下次餵馬于直隸非此即彼此直省之輪流也如衛輝輪過次則彰德再則懷慶週而復始此本省之輪流也是必內部預期知會領兵大將軍註定輪該某府則駐牧者知所適從而越于例供辦者知所奉行而不悞于事從此永著為令即有兵馬之多寡時日之遲速各循序而無辭矣一必用之糧料宜預備也每次供兵米豆輒以數萬石計草輒以一二百萬束計行文僅在一月之前隨時派買隨時催運雖云照數給價而一府之額

賦有限藩庫之搜括無多如去秋餵馬之需至今尚未銷筭斯為錢糧驟措之艱且地有肥磽歲有豐歉路有遠近里民每有買之隔境而負運于一二百里之外者寒暑交馳晝夜不輟老幼感額之狀臣已得之目擊斯為民力猝辦之難臣以供兵之役歲所必有輪飼既有定所軍需何不早辦如挨次輪至某府不必俟之文到先令該司道府量地度時措價發買俾小民隨便輓運不碍農時自得從容就理查彰衛懷三府俱有故明藩房變價莫售擇其完固者置葺之專貯供兵糧料以待不時之需其糧料若得先備則草束不妨臨期縱儲之一年亦不至沍爛而况乎必需之物更非無益之備不過一先後間而官得免于臨渴之呼民得寬燃眉之逼即數有長短而臨時裒益不難矣一初次之槽斲宜開銷也喂馬器具原借用于里民者事完仍還之民間似無庸議價惟是世無不敝之器常借終非長法如馬槽斲刀鐵鍋之類在小民無一非價買之物當喂馬時則立催借用缺一不可及發還之日有遺失無有者有損壞不堪者有適值農忙而馱運艱難者有人力不足而就近

賤賣者再遇餵馬官必從新取用民必從新辦交
此係無價之輸實為無窮之費催呼百出應接不
暇民至此亦甚苦矣臣議以槽餵之類每府給價
一次事完收貯公所遂為官物遇用只須修補無
煩再借民間不過一次之開銷而民無重困官亦
永逸再專辦軍需事無旁禱凡此三者臣就已成之
例而再發明之酌公私之便而稍變通之總一體
皇上惠民至意而期于經久可行者也伏乞

勅部議覆 **李森先全豫情形疏** 奏為恭報全豫情形
施行

皇上殊恩禪以察荒重任職日夜水兢務竭愚誠盡
清兩河之風弊永定萬世之版圖庶可少報
皇恩於萬一但中州幅員遼闊高山大川阻其半則
遐僻難周且兵燹之餘物換星移軍民襍處主客
互異因而豪猾叢出易滋欺隱且日復一日習為
故常若非身親察勘極力搜剔未易徹底清楚也
職自二月初旬由磁州一路歷察河北三郡荒熟
情形一望了然若彰若懷未可云荒獨衛輝一府
逼近太行素多石田誠未可與二郡例論也次渡
河首及河南府如洛陽之不堪清丈永寧之勢矜

抗隱職已疏

告在案弘農一帶大勢荒熟相錯獨虜比宜陽登封

嵩縣諸邑僻處萬山之中荒殘特甚此又難與河
北例論者繼自長葛新鄭歷杞縣皆開封屬境荒
熟相半者有之荒倍于熟者有之然求其熟倍于
荒者則未可多得矣其分數大約與弘農等至抵
歸德則田連阡陌麥浪翻風真兩河所罕覩或間
有荒地然以民力卜之漸墾又其易易者耳遂自
上蔡達汝寧職行二百餘里其中成段熟地皆點
綴如晨星周道如此遠鄉可知由舞裕以及南陽
計四百八十餘里職縱馬詳閱除西南新鎮等二
三縣光景稍稍堪觀其東南數百里非衰草連天
卽狐兔為羣此地係南北通衢蒲漢諸臣凡征調
仕宦皆由于此悉能目擊口道又非職一人之私
言是汝寧南陽二府屬之荒殘尤甚又未可與中
州諸郡同日例論者也職驅馳三月有奇徧歷八
郡一州凡經臨處所卽脩宣

皇上免治前罪之德意與在事諸臣日講求清丈無
弊之良法面諭手示幾至舌敝毫禿敢云力竭心
枯但職未受事之先撫臣賈漢復業已設法嚴察

多方釐剔一切隱漏首報殆盡職今復奉命清察嚴核之下無微不入雖各州縣之首報不等非遠在遐方向為耳目所未周即零星段落久為人跡所易忽今悉一一搜摘收入版籍惟期則壞成賦萬不敢少為縱容致干功令之森嚴更不敢分外苛求有負皇仁之浩蕩也凡一切自首併勸墾地畝容職次第繕冊奏

報謹將閱歷情形先此具題伏乞

睿鑒施行 **恭報自首疏** 奏為恭報自首地畝事職思清

自入境以來躬歷兩河廣宣自首免罪之

皇仁又示以怙終必繩之新例諄切告誡幸有司諸臣悉能奉行惟謹釐剔靡遺因而次第首報不特僻處之小民爭先自舉即久匿之豪右亦各格面向風刻下魚鱗大冊雖未造完計職親歷處所八府之中如祥符鄭州等州縣共計四十四處共報過自首地一千二百九頃零合先題

報但此番清察原在撫臣逐府嚴察之後職今又令各屬於耳目未經人跡罕及之地再四搜剔故集零星之首數不及撫臣初報之累累者良以地額有限一搜再搜一首再首職固不能越幅員而求多又何敢飾虛數以滋厲惟期尺寸之無漏少佐正供之萬一是細流亦可成江海之大而於國計民生兩有攸賴也除將未到州縣容職陸續另報今將祥符等州縣見報自首地畝先繕簡明總冊呈繳部院外理合具

題伏乞 **恭報勸墾疏** 奏為恭報勸墾地畝事切職

睿鑒施行 為之併竭郡邑諸臣之心力而為之各屬當再察再首之後隱漏諸奸始摘發無遺矣職每於巡省之時目覩荒蕪延亘阡陌凡及村社必呼其耆老備詢其不墾之由里民泣訴悉云凡有新墾朝甫行犁夕而入冊槩不能寔沾三年以後起科之恩更有久棄荒田全無主認一經墾熟即有豪勢認為原業夤緣告理官復斷回種種苦累以故危疑不前甘棄莫墾耳職聞之不勝驚悼多方開諭不

許以開墾作自首當年起科不許以新田歸舊主
徒費代耕所在小民始欣然樂墾爭先恐後矣數
月以來凡職身歷之地次第報墾殆無虛日今據
祥符鄭州等州縣共計六十九處共報過新墾地
三千七百六十五頃五十畝零除將未到州縣容
職陸續另

報外抑職更有

請者微職一言所及人心嚮赴如此再得

天語嚴飭前弊將三年以後起科之例

敕下該部通飭恪遵將見喜色相告中州數千里之

膏土不幾年間盡化草萊爲周原矣今將祥符等

州縣見報新墾地畝先繕簡明總冊呈繳部院外

理合具

題伏乞

睿鑒施

行 李及秀酌議鹽引疏

題爲戶口凋殘已極鹽

引照額難銷仰祈

敕部酌議以甦民困事臣巡歷所至察吏治訪輿情

要期民隱得以上

聞近因巡歷汝南凋殘尤甚臣耳目所及大約其官

皆苦於驛其民悉病於鹽除驛遞已另行具

題外食鹽一節士民屢行呈控臣未敢以士民草
野之言輕瀆

宸聰隨批行驛鹽道確察據該道郭四維將河南通

省各運司行鹽地方併鹽引之完欠官吏之叅罰

備造清冊呈送到臣該臣察得河南通省地方所

行之鹽引有四除長蘆山東河東三運司所行引

額俱少可支持臣俱不敢瑣

瀆外所最稱苦累者莫如兩淮之引也淮引之行於

南陽府屬則有舞陽一縣行於開封府屬則有陳

州西華商水項城沈丘五州縣行於汝寧府屬則

有汝陽等處十四州縣其僅免叅罰者惟西華項

城沈丘光州息縣五州縣而已其餘州縣皆因十

二年之額引不完叅罰在案夫有司之愛百姓未

有若自愛其官者苟免糾叅亦何恤而不爲至於

官旣處分而引猶拖累此勢之萬不能完可槩見

矣今有司迫於

功令皆察照戶口分派鹽劬少拂商人之意則掉臂

求去商人去則官之叅罰立至矣是以有司不得

不多方挽留此士民之所以大聲疾呼也臣取賦

役全書與彼處州縣逐一叅攷乃知官吏之叅罰

勢在固然而士民之呼籲情有必至也按全書汝寧府屬原額丁三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二丁共逃亡過二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七丁見存丁僅六萬七千四百零五丁見行引共六萬七千二百引是一丁而食鹽一引矣一丁而責以出十餘兩之鹽價此豈力之所可辦乎况人丁之消耗已十去八九而鹽引獨責以全銷此雖歲叅一官而亦不能完夫使歲叅一官所累止一官若幸而銷完必其官嚴徵苦派以上應考成臣恐額引完則百姓盡矣目今經費殷繁軍需多取辦於鹺賦臣亦何敢頓希減額然

天地之生人無定耗於此則登於彼催科之大政有道寡者益則多者哀稍一均平便甦苦累上無減於國課下有益於民艱誠便計也如長蘆山東河東三運司因時增減頗稱便民此皆河南通省見行之事例兩淮鹽引獨不可做而行之乎况兩淮行鹽地方延袤數千餘里不惟幅頓遼濶抑且戶口繁滋以此區區一隅壅滯難完之額引而量行均

定於數千里人煙輻輳之地在彼亦日用必需之物在此則釋其咨嗟莫解之憂庶久通之國課可以立清而無告之遺黎不至俱盡矣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敕部議覆
施行
酌派河夫疏
題為河夫之徵派當更遠近之地方宜酌仰祈

膚鑒

敕部酌覆以均偏累以蘇民困事竊惟河南之大政首在河工臣屢渡黃河土民環馬而泣僉云河夫重累旦夕難支臣初入地方未得要領不敢輕瀆宸聽因行文管河道開封府逐一察明詳覆到臣該臣看得黃河為患自古皆然從無一勞永逸之規而有因時制宜之法立法善則官不能行其私奉行公則民得以忘其役若不審百姓之筋力不察地方之遠近不斟酌河工之有無止於循例而行以勢相督宜其筋力日盡遠近皆勞而河工之患為甚酷也臣愚以今日之河工當更議者一當酌議者二如舊派夫以地四十五頃而今派夫止地二十二頃五十五畝此一款所當更議者也蓋昔年荆隆甫塞朱源繼潰每年之間用夫萬計是以派

夫加倍僅坐地二十二頃五十畝今稍稱安瀾河工有限豈可以河口潰決之日為例乎此一款所當更議者也夫堤岸雖有一定之地方而百姓亦有一定之筋力今河南額課每年大率五分若河夫一名每年計用銀五十兩如瀕河州縣或每夫止坐地四頃或止三頃甚有止地一頃有奇是河工之費十倍於正項矣雜項偶同於正項民猶告困而反十倍焉民何以支况河患關乎通省原非一縣之力所可禦若不通長較筭惟本縣之民是責如河道詳稱各府州縣皆地二十二頃五十畝派夫一名者安所用之乎臣聞近河百姓有棄其家而逃者矣夫使小民無安土重遷之情此其心可憫此其勢可虞也臣愚以為近河地方承當酌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頃至於逾額則議所以協濟之而後近河之工可以相繼此其所當酌議者一也至於南陽一帶去河工數百里離河益遠則催覓益難據河道開報各州縣協濟夫數不敢增減是與附近河工地方一同按畝計夫又豈為情理之平乎臣愚以為遠河地方併當酌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頃須加倍於附近州縣非河有

三府皆附近大路水草平衍可以飼秣請

敕部議嗣後應於六府中輪流分駐彼此協供至襄城蕞爾小縣距彰磁不過四五百里似難再議歌馬庶勤勞逸之均而無偏累之苦矣一常平積貯之宜核實也常平倉為救荒要策先經部科條奏通飭畿省見在遵行但就豫省而言各州縣每歲贖緩為數無多且春夏解銀秋冬積穀計二季所積多不過數十石少者二三十石蓄貯太寡無裨實用年來頗稱有秋然汝寧之汝平新上開封之襄鄴項商去秋水發亦遭滄沒况南鄰江楚水災叠告米價一踴糶賑更難請

勅部議轉飭各州縣嗣後須廣行積貯不得以此小塞責每歲大縣積至五六百石小縣積至三四百石者量行獎叙不及額者仍與紀過將見倉箱既盈而饑荒有恃縱有水旱不必請蠲賑之文而獲三餘之慶矣一省城修復之宜亟圖也開封為中州省會自河決以來城垣淤塌大小衙門分駐各邑文移既苦往返屏翰未聳觀瞻至歷年鄉闈暫移輝縣供應之費該縣久屬不支近者巡鹽臣馬騰陞有修復汴城之疏業奉

俞旨撫臣賈漢復現在相度殫慮經營但虞城闡綿
巨工費浩煩既無錢糧可以動支而民間物力久
耗於河工柳稍供兵諸項目前新報地畝徵輸更
艱用力用財不無重累請

勅部議轉行撫按或請於每歲贖緩量准支銷或請
於工屬銀兩量行撥借或照滇餉事例鼓勵士民
樂輸多方設法督倡興工先移衙署而次葺城垣
庶經始有子來之歡不日壯維屏之勢矣一地畝
等則之宜分晰也中州地土原有上中下及金銀
銅錫鐵等名目分別起科向因地未盡闢疆井混
淆入府以內豈無不分等則一槩派糧或致貽民
間賠害者今查首漸有就緒小民自無遁情若不
亟乘清查之時一併分晰高下則熟田固難隱匿
而起科或致混淆終非

皇上軫念 國計民生至意仍請

勅部於彙報之後查照萬曆年間則例照地派糧永
為遵守庶則壤有一定之規而荒瘠免包賠之苦
矣一營兵缺額之宜速補也中州駐防之兵通省
額存不過一萬二千計調楚調浙約去三千有餘
見在無幾今奉

大工不得輕派而後遠河之地可以相安此其所
當酌議者二也以上三款皆河工不平之數均當
更定以蘇民困臣非不知河道自有專轄臣言之
似為越俎然通省利害之所關臣自擊既真敢不
據實入

告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敕部行河督河撫兩臣通長確議

奏請

睿鑒下部議 覆施行 沈荃遵

旨條陳疏

奏為遵 旨條陳仰祈

睿鑒採擇事職以庸駑菲才叨荷
皇上殊恩援置鼎甲侍從有年又蒙轉陞河南分巡
大梁道因署臬篆例當入

覲復得瞻拜

天顏深慰下私謹遵

睿旨許朝覲各官條陳地方利弊此千古曠典敢不
竭其一得仰副

高深窺照中州一省如分驛路裁官役察隱漏清獄

可河通志

藝文

卷之二十一

三

囚理河漕諸大務凡有利當與有弊當除業經撫按節次條奏

允遵在案無可再竇謹據職耳目所及暨各府開報有一二事宜見應酌議者恭列六款為我

皇上陳之一西南驛站之宜酌補也中州路當子午

輪蹄絡繹驛站之困倍于他省今幸江浙等處分

遞東路而大兵南勤勢必由豫入楚目今傳旗報

捷日無停晷每用二三十騎或四五十騎前差未

發後差踵至額馬有限催覓不周自新鄉以南由

荊州路者必歷南陽府新野縣由德安路者必歷

汝寧府信陽州通計一千餘里供應疲苦以日為

歲甚至亢村郭店等驛官死夫逝整頓不起軍務

迅急關係匪細請

敕部議即將該省驛站銀兩通盤打筭撥解補衝庶

各驛免倒斃之苦而軍機無遲滯之虞矣一河北

養馬之宜輪值也大兵入楚畏養馬匹原酌道里

之均向議河北彰磁欽馬邇年蕩平滇黔換班征

調每歲不下二三次或當春耕或值秋稼雖搬運

糧草置辦槽窺原有各府協濟而本郡百姓供億

獨煩竊計河北尚有懷衛二府直隸則有廣順大

旨缺額免補有汰無增凡駐防分汛及送差護鞫每

苦不足况中州南接荆襄西通秦蜀地勢遼濶雖

居腹裏必藉多兵彈壓請

勅部議仍許募補足額以裕綢繆以寔軍伍至各營

兵丁更宜嚴飭將領兼行保甲連坐之法自汛守

防禦操點之外不許離伍為非每月具結彙報各

道鎮轉報撫按如有盜賊竊發干與營兵者聽撫

按不時參究此又清盜源之一端而營汛不致虛

單軍政從此益肅矣以上各款俱就地方事宜及

各屬條議所及敬承

清問用獻蕘蕘倘有可採伏乞

薛所蘊舉賢武士疏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奏為特舉高賢以光成均用式多士事竊惟

國學為教胄之司傳經育才領袖儒林職甚重也

苟非其人鮮克勝任歷代開國之初肇啓辟雍必

慎選碩儒或厚德堪樹儀型或博學可備問難良

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由來攸尚前人

于斯蓋稟慎之矣他不具論如元用許衡吳澄輩

為祭酒一代文教媿美古昔有由然也

皇上勅業之初即選滿漢子弟絃誦澤宮作人之化

度越往代而以職謗陋濫竽司成心竊愧之訪得保定府容城縣舉人孫奇逢以與子賢書隱居教授四十餘年學深稽古志切希賢澹泊寧靜絕意仕進遠通之士聞風矜式

特下弓旌徵聘出山以長成均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庶幾乎至于六館分教亦須老成淹博之士又察山西襄陵縣舉人李推河南濟源縣舉人吳舉皓首窮經舌耕自給布袍蔬食泊如也一臣舊治一

臣同里知之最悉均應

勅部錄用以充六堂之選敷教東序流訓上庠人文丕變必有蒸蒸蔚起者矣江南新定經術之士不乏鴻碩然而近取目前職竊附于舉知之義伏乞

聖鑒施行

許作梅謹陳河工疏

善後之良策事竊惟黃河上關漕運通塞下關豫東民命利害所係綦重則大王廟決口不可不急修也但目前築塞所缺在柳數年來一築流通再築朱源中州百姓僅存皮骨今一州縣派夫動以數百派柳動以數萬素不產柳之處固不能無中生有即種柳地方近者採取已盡遠者陸運維艱

恐十錢而不得一錢之用也臣聞曹單之間蓄柳甚盛年來未動大工即小有修築所需無幾况地近新河船運可通或行本地買辦或令募夫採取省民力而濟河工莫此為便此臣與河道方大猷面議可行者也此目前之急務也黃河自古為患然未有歲修歲決屢修屢決如今日之甚者蓋明時泗州陵寢東省藩封一有冲決河臣即行治罪邇來止叙塞河之功不議河決之罪加以數年不修之堤岸防護無人河安所恃以不決哉臣愚以為河口塞後宜多設徙夫夏秋沿河築堡以防決冬春採辦物料以備用其工食即取給於原設河銀之內河官分定地方倘有疎忽致決查係某官經管地方依律議罪則人畏決河之律不復覲修河之功自然防備加嚴庶幾少免潰決亦可省歲修不貲矣此善後之良策也以上二議皆愚人一得之見懇祈

敕部確議覆

預議漕法疏

題為黃水復開大發漕法所當預議謹陳愚見以利

國儲事近有人自河上來言黃河大潰水勢狂奔去年及長垣城南而止今瀾漫城北二十餘里矣

河工至今日誠急也臣以為黃河為漕運所關治
河必先議漕歷稽前代建都不同轉輸各異我
朝定鼎於燕仍明之舊即當因明之制而補救之明
初運糧有二道海運自直沽達京河運由江達淮
由淮達黃陸運至衛舟運至京迨會通河成而海
陸之運俱罷故終明之世漕運以黃河為通塞
國朝因之河決流通而修河決洙源而修決大王廟
而又議修非為河也為漕也今年因決口未築清
口水淺一挑再挑小民疲於力役乃河工未動河
水又漲矣使河伯効靈河工蚤竣明年漕法可無
煩更議萬一河水洶湧工難遽完今歲前車可鑒
臣狂瞽愚忠謹披瀝為我

皇上陳之漕船在淮揚之間從無淺阻惟黃河北徙
所慮者淮河口及宿遷等處糧艘不能飛渡耳勢
必淮河北會泗沂東入於海則淮泗初未嘗不相
通也明矣宋神宗間河決澶州遂合泗沂而與淮
會則宿遷一帶非黃河之故道為泗沂之故道也
又明矣淮水雖弱為四瀆之一復得洪澤阜陵泥
墩萬家諸湖以益之昔則隨河入海者今使曲防
接泗未必甚弱何可不議也且蛤蟆周柳黃墩等

湖合落馬沂河之水由董家溝入河再引永堽姬
村二湖以及睢水由白洋河口接濟之則黃河四
分之水其流未必中斷又何可不併議也至張秋
迤南黃衝運道設法疏濬以利漕舟均不可緩臣
考之載籍詢諸輿論如此第未嘗親履其地里之
高下水勢之強弱以及濱漕有用之陂塘不能盡
悉懇祈

特遣博洽典故曉暢河勢官員躬詣踏勘與河漕二
臣共相參酌或別有運道可以通漕務使一勞永
逸有利無害詳議妥確覆請
聖裁定奪漕法既定然後可得而議河也其以利
國儲而便民生非淺鮮矣管見如此仰候
勅下內院九卿科
謹陳河患疏
題為決口報塞謹陳
末議以絕河患以恤

道會議施行
民生事臣才庸識暗蒙
皇上遣同滿漢諸臣踏勘河漕河上情形已與同差
諸臣遵

旨咨部會議具奏矣幸而河伯効靈河口報塞臣日
觀長河形勢與濱河之民被災疾苦謹將善後恤
民事宜條列四款為

皇上陳之一頂衝宜保護也黃河自滎陽而東水性湍悍南衝則決而南北衝則決而北今決口雖塞臣周行河干見上流下流有頂衝數處最險者無如潭口寺若此堤一斷則河必經延津迤北東由滑縣抵臨清下天津入海其害何可勝言如此急工恐陽武一縣民力不克底績臣請

勅下河臣多撥夫料併力加工勿待桃花水漲又成疎虞河官重治則河患可息矣一隄防宜增築也河水狂奔以堤為障臣見大王廟決口之下舊有小長堤一道低薄不足為恃故大王廟之決即在洙源寨東壩也臣請

勅下河臣另建遙堤併將小長堤增高加厚即伏秋水發內有龍門大壩以束其流外復有遙堤以殺其勢則水性不能橫溢矣一河夫宜復設也沿河州縣舊有額設河夫每年修工辦料防護河堤臣十年五月內具有河工孔急河累甚大等事一疏內有設夫一議該河臣題覆姑俟年豐河銀徵足再議河臣祇恐河銀缺額工食無措非言設夫為無用也臣請

勅下河臣查原額河夫炤數增設即工銀不足河夫做一分工程歲修少一分工程應聽河官於河庫內通融支筭則地方亦不苦累矣一河民宜蠲恤也臣行視河干見陽武封丘祥符蘭陽等處近河居民土地坍塌廬舍漂沒無居無食貧困已極若徵輸不已災黎其何以堪閱撫臣亢得時題覆臣同官杜濬黔黎災傷已極等事一疏部覆內有祥符等處節年災傷未經報有成河之地等語夫黃河自古為患遇有險衝堤外復築月堤歷年既久堤內草坡沙洲便是民田至決口而下以達張秋一帶龍門雖合河水經行處所尚沮洳難耕臣請勅下該督撫按嚴查各州縣被滄地上請

旨拋荒竝每年報墾行糧災民其少甦矣以上四款臣目擊情真故敬摠愚見如其不謬伏祈

勅部議覆

議杜河患疏

題為任河官以杜河患事衛

人皆言衛水流毒不知衛水發源蘇門水性有常即伏秋水發下有所洩亦不足害惟沁水決入始成滔天之勢查沁水出棉竹山每年夏秋間合諸山之水迸流懷慶由武陟入黃南岸高凸衝決時

少北岸地形凹下惟恃縷堤為障比年無專官料理故隄防未修且多盜決俾衛輝大名迤東一帶水患不休近雖奉

旨估計修築祇應故事去年十二月隨塞隨衝道臣張親駐河干料理決口始塞幸值冬月水涸若當伏秋其水患又不知何如也衛河分司係新添

衙門

勅書內雖開載沁河然自設官以來錢糧不與聞衝塞不得問衛河歲受沁河之害而衛河之官不得干預沁河之事何以責河官而消河患也臣謂衛水分司駐劄輝縣離武陟百里宜令本官冬春駐輝縣料理運道夏秋駐武陟防修沁河其沁河各項錢糧俱聽本官提取每年工程照黃河例估計奏銷工大則本年額征不足關本省河銀支用工小則本年額征有餘留為次年之用其沿河堤岸增高加厚勿滋盜夾之弊如此則責成專而水患可息民生可蘇矣仰祈

睿裁

勅部從長確議覆請
明旨以便遵奉施行

張縉彥條議修防河工疏

奏為
河工

為

國之大政修防為民之命脉謹遵

上諭條悉利害祈蚤定經制以垂永久事臣自外藩

蒙恩內擢肝腦塗地不足云報初入署時查本年

二月十七日奉有凡興利除害許衙門滿漢大小

官員商確具奏之 諭臣部職掌大事首在河工

臣自河南南來親見河勢泛溢役夫顛蹙百姓處處

啼號當事時時蒿目欲保河伯効靈井里安堵雖

明者不能見其終也利害甚大安敢緘默夫黃河

有衝決之害非自今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于元

明以至今日歷歷可考也已決則用修未決則用

防亦非今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于元明以至今

日歷歷可考也故河決之害大則修河之費鉅若

河決之患平則防河之費輕大王廟之決也總河

臣楊芳興屢奏陳請原有經費河南募夫一萬各

此外則山東大名濟之故夫有定數每夫日給工

食一錢故銀有定額計地出夫四十五頃募夫一

各故地有定規此修河之額近事之可稽者也幸

伏

皇上洪庥衝口堵塞故道安然今日之河仍是未決

之河則防今日之河當照未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其勞費矣考河道舊額守堤堡夫不過榮澤陽武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封丘考城等十縣招募夫不過八百餘名每夫工食不過三四兩不等但以爲瞭望之用若有事修築則舊額河夫銀除報荒外尚解庫四萬餘兩卽于此內動用募夫興工此防河之額古今相沿之已久者也今民勞之已甚徭役不息經制不定差提無時是以按臣有徵派當更之請省臣有發銀募夫之論若不從此而定畫一之制經久之圖則民命之孔亟不待陽侯之怒矣臣聞河道條議派夫臨河州縣每熟地十五頃派夫一名其餘遠河百里加地五頃共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九名臣不勝驚訝夫築大王廟之決口河南不過募夫一萬名今無事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餘名是增十分之二矣築大王廟之決口不過每地四十五頃募夫一名今無事之時而十五頃派夫一名是加兩倍之多矣里下每僱一夫月工六兩計一歲每夫費銀七十二兩一萬二千五百餘名之夫歲加銀九十萬餘兩是加正賦之多半矣夫司農告匱

皇上宵旰殷憂舉朝會議曾不敢以加派二字輕出諸口乃以數十萬之加埋伏于派夫之內臣不得其說也况防河如防盜其來也忽焉其去也倏焉倘如此議若行十月以後霜落水消萬餘人逍遙河上畚鍤何施所費之夫將爲下役包攬折乾之用乎抑盡動河銀銷歸何所也况通省地方遠近不一卽如盧氏固始等縣離河九百五十里若待事急而調之一旦河勢泛濫近者不足用遠者不能到躊躇四顧安能取辦俄頃蟻穴之潰嗟何及矣此又防河者之不得輕執者也計莫如防河卽照防河之額無事以堡夫爲瞭望有事以河銀爲招募如河官難以坐募則檄行州縣發給見銀而河官勤行巡察務保萬全若有巨測之勢非常之舉就河勢所犯之處照工派夫一面調集一面題明不必拘一定之數寫違之地大工然後協之隣省中工然後協之隣府小工則協之本府九年原有題定規則無容更也河漕所關豈惜一方之筋力以塞蛟龍之窟乎如此則有經有權有常有變修有修之額防有防之額募有募之時派有派之時而河防可恃無恐百姓亦可與更始矣河柳砍

伐尚議栽植今戶口淪亡異日興工微派何地是
樹人不如樹木也利害顯然事有兼濟我
皇上行成典章功垂可久矧河工大政而可無畫一
之制以立萬世之利耶總河臣新經
特簡撫按臣親見民隱必有駁議詳覆者臣謹循職
掌指實以

聞若愚言可採祈
勅部覆議施行
李實秀條陳沁河衝決疏
題為驚聞沁河

衝決異常衛源受害獨慘據實直陳仰乞
睿鑒勅查修築併賜蠲恤以保封疆以奠民生事竊
惟河北衛輝一府地居子午之冲世受河患而沁
水為尤甚蓋沁水發源於晉盛流於懷慶逼近太
行地據上游父老相傳高衛源一百三十丈以故
沁水之發也勢如建瓴直冲衛地不可救藥昔日
原設有沁河銀兩歲加修築以防不虞頻年天災
流行覃懷官民未聞有歲修沁河之舉自去歲霍
雨匝月衛民已受其患而今歲之滄沒冲突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臣昨接家信自五月以來大雨連
綿累月不休本處河水泛漲直逼城下兼以沁河
冲決水勢洶湧波浪滔天一版由修武而來一版

由黃河故道而至東西夾攻以致郡城內外洪濤
汨沒平地水深丈餘往來行人渰死無數廬舍半
為傾頽田禾悉被漂流一派汪洋竟成澤國居民
舍早就高露處無依啼饑號寒之聲慘不忍聞現
今土屯東西北城三門地方官民日夜防禦未有
寧宇臣聞之不勝駭異嗟嗟衛民二麥既已不收
秋成又屬無望轉瞬隆冬蟻命旦夕莫保賦稅出
自何所一郡縣如此他郡縣不知更何如也在督
撫職任封疆自有確報臣桑梓迫切聞此異常水
災又不得不亟為請命者伏乞

皇上軫念殘黎大沛
皇仁

勅部亟議蠲恤以全民生併請

勅部確查沁河決口處所勒限該管地方官亟為堵
塞勿以鄰封為壑庶南北咽喉之地不致永受河
患而

國計民命兩
有攸賴矣
條陳養馬所夫疏
題為衝途苦累難堪激切陳言仰乞

勅部酌議以甦民困事竊惟河南衛輝一府附郭汲
縣路當九省通衢在明季凋敝已極我

朝定鼎以來大兵經過差使往返絡繹不絕兼之水患頻仍河工未竣民不堪命久矣當今最為苦者有二一曰大兵養馬之苦也衛輝北有彰德東有大名西有懷慶相去不過二百餘里大兵每次南征養馬皆在衛輝動經月餘大名彰德僅十之一二懷慶則全不經臨也即如去歲徵調紛紛自閏六月至十月經畧標下及江西兩廣等處差官押解馬匹先後共經五次喂養合計三千五百餘匹駐劄多者一月少者亦不下二十餘日一切夫餉草料等項俱派民間備辦切思衛輝較三府最為衝疲錢糧戶口最為稀少養馬之數則較三府獨多苦累不均莫此為甚臣請

勅下該部酌議以後凡遇大兵養馬或與三府分駐或與三府輪流如在大名則當用直隸附近州縣協濟如在彰衛則當用河北府州縣協濟所用糧草俱應隨時估價至於轉送之費常數倍於正項伏乞

勅部一併從長酌議作何蠲筭庶百姓得有息肩之日矣一日所夫賠累之害也衛源舊設河平一所以供差役往來之需其牛頭夫役原係陳留長葛

原武三縣歲額銀五千八百餘兩僱役代當與汲縣毫無干涉因

鼎革之初三縣未歸版圖暫令汲縣料理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詎意積久因循十年以來三縣止解銀八百餘兩其餘夫役盡取之里下牛頭盡取之民間汲民何辜而為此三縣填無窮之谿壑耶伏乞勅下該部查陳留等縣原額河平所銀若干兩令其依舊赴衛應役或因三縣除荒徵熟額銀不敷應准撥某項錢糧抵作所中之用庶汲民不致獨累而輪蹄往來得以有資矣以上二款緣臣係汲人知之最真故敢為國計民生請命如果臣言不謬統乞

睿鑒施行

河南通志卷之第三十九 終

Table with 2 columns and 10 rows of faint text, likely a list or index.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